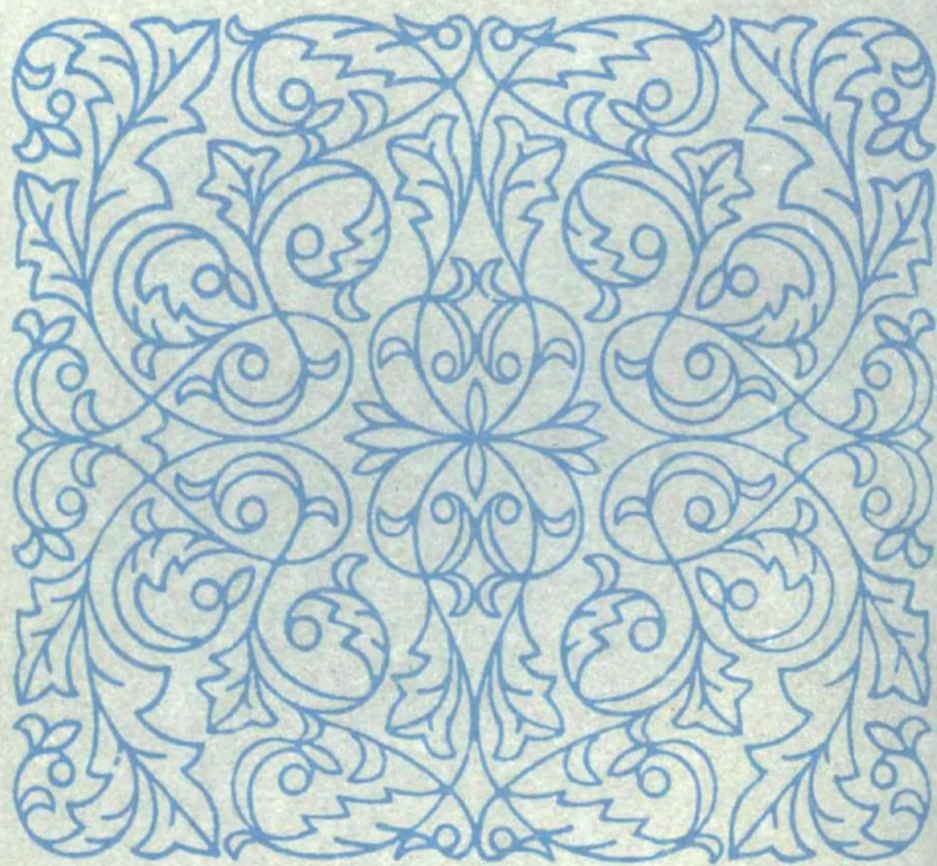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7 •



本書據中日文化協會上海分會1944年版影印



象造時歲八十五師大一弘

序

弘一大師圓寂已經一年餘了。這一年來在各種刊物上讀了許許多多紀念他的文字，很引起我的回憶，時常也想寫一些回憶的印象來紀念他；但看看許多文字都不免偏於一個時期和一個地域的記載，要想憑這一些記載去了解弘一大師的整個人生是不够的。於是編作年譜的計劃便傾然在我的腦裏浮動起來了，這是我作弘一大師年譜的動機。

大家知道近代佛教裏有兩個人物，都因為他們絕代的才華和奇行各各受着一般人們的尊敬。一個是能詩、能畫、能寫小說、能譯英詩、並且能通梵文，因為身世有難言之恫，終於寄託其生涯於紅燈綠酒間而不幸早世的曼殊和尚。一個是文章詩詞、音樂、篆刻、油畫、書法，卓然大家、並以扮演茶花女創設春柳社提倡新劇著名，忽然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立意埋名遷世過着芒鞋藜杖的刻苦生活的弘一大師。這兩個人雖然生於同一時代，處於同樣環境，同樣發展過其多方面的天才；但兩者最後生命的歸宿是顯然不同的。

曼殊謝世以後，至今已經二十餘年。十幾年前，由於柳亞子柳無忌父子的努力搜羅遺作，已編有曼殊年譜和出版過曼殊全集，愛好文學的人想來是都已看過了。曼殊之能傳於後世，不能不歸功於柳

氏父子的勞績。

弘一大師全集的編輯，自然是他的及門弟子的責任。我既立定主意替他編訂年譜，且就我的計劃約略交代一下，雖然這也許不是我所勝任的工作。

我的計劃立定之後，便開始留意各種佛教刊物上關於弘一大師生前寂後的紀念文字，着手搜集各種可以供作年譜的材料。首先是把到手的各方哀悼他的文字逐篇細讀，把那些可供年譜用的材料圈出，試做摘錄的工夫。

摘錄工夫做了將近半年，把許多材料都擇尤摘錄出來了。但這種工作實在不易，有時於長篇之中，僅取一兩段；有時一段之中，僅取其重要的幾句；有時一文之中有多年的紀事，又須各別摘錄，分段編年，這番工夫的甘苦，決不是旁人所能體會的。

除此之外，材料的獲得也不是容易的；而辨別去取，考證年月，尤費斟酌。因為各方紀念弘一大師的文字只是憑着個人的回憶，時間過得久，年月自然不能明確地寫出，於是彼此的記載就不免有前後的矛盾了。這裏讓我舉出幾點來說：

第一，今年春天，我買到幾冊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讀到胡懷琛那篇上海藝術概要，談到西洋音樂輸入中國那一段，有李叔同歸國後曾任城東女學音樂教習的話；但不知是在何年何月，苦無材料可證。後來到上海去看弘一大師的舊友毛子堅先生，他說：「李叔同確在城東女學教過書，但亦忘記是在

那一年了。那時城東女學的校長楊白民（已故）是李叔同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李叔同出家後，他的那位日籍夫人到杭州去見他，就是要求楊白民陪她去的。」不久陳海暈先生在上海舊書店中看到「朱賢英女士遺畫集」裏有弘一法師一篇題辭，承他抄寄給我，中有：「壬子春，余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余教。」的話，這才使我得着了確實證據的材料。

第二，我知道弘一大師會到過福州鼓山一次，在那裏發現了一部很古的藏經版子，（華嚴疏論纂要），後來在上海募印了二十五部，曾以十二部託內山完造寄贈日本各大寺。關於這件事，內山氏會在他寫的那篇「弘一法師」的文中提到。但大師究竟那一年到了鼓山，却難以明白。後來在李芳遠所作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民國二十一年條上，看到這麼一條：「壬申十月游石鼓，歷巔芳峯、浴鳳池、白雲洞，止於凡聖庵居士林。余固林友且有庵落成，日參與結七之約。屆期事阻，復倉卒言歸。」——編者按：此係弘一游福州所書，今猶存石壁間。」這篇題記似乎有脫漏的地方，否則李君必有筆誤。於是我便懷疑起來，不久，我在上海佛學書局看見「福州鼓山度藏經版目錄」，裏面有弘一大師的一篇序。我看了序中所記的歲月，加以推算，知道他到鼓山決非二十一年的事。（序文見本年譜民國二十三年條）但我恐怕那也許是他重游鼓山的記事，就再注意他在「壬申十月」的蹤跡，果然又得到兩個反證。一個是大師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序云：「後二十一年歲次壬申九月，余居峙山。（按慈給金仙寺山名）……後二月雲游南閩。」一個是圖點南山鈔記自跋云：「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

「這兩條序和跋的年月，寫得極爲一致。自九月至十一月，中間的十月，大師決無到鼓山的可能。那麼大師究竟是那一年到的鼓山呢？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一天和芝峯法師談起這個問題，他說這只要問蘇慧純先生就知道了，那年弘一大師自廈門往福州鼓山和回溫州，一路都是他陪去的。後來據蘇先生說：是在西湖博覽會的那一年（民國十八年），大約三四月間，他侍弘一大師自廈門往福州鼓山，又由福州至溫州，再至白馬湖。他自己到杭州去看博覽會，大師則留在白馬湖。我再看看大師那篇「南閩十年之夢影」的記載，和那年九月大師五十誕辰在白馬湖的記事，這才解決了大師到鼓山的年月的問題。

本來弘一大師的撰述寫經，大概都是有敘跋或簡單的題記的，而且常常寫明年月，非常容易考證；尤其是他給人的書信，必寫月日。然而各方的紀念文字有所引證，往往只抄錄大意，把最重要的年月略去，令人無從稽考，這是寫作年譜一個最棘手的難題。

這裏且就我所取的材料來說一說：關於大師的童年，根據胡宅梵的「一師童年行述」大概尚屬可靠，因爲那篇行述是經過大師過目并親自改正的。另外還參考了永春李芳遠君的弘一大師年譜原稿，李氏最近幾年和大師頗接近，所聞關於他童年的狀況，當然也是比較正確的。

關於大師留學日本時期的材料最感困難，後來我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胡懷琛的上海學藝概要及歐陽予倩的「自我演戲以來」一書上，總算找到一點材料，然而仍然感到尚未充實。

自民國七年大師在杭州出家至民國十三年他的那本名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著成這六七年間，有大師的戒相表記自序可考，也不會有什麼大出入的。最可惜的是大師自己口述高文顯筆記，再由大師親筆改正的那篇「杭州出家之經過」一文，事變前被杭州越風雜誌社遺失了，現在能够知道一點大師出家的因緣，只有夏丏尊先生那篇「弘一法師之出家」而已。

大師到了閩南以後的情形，只要讀他自己講演的那兩篇「南閩十年之夢影」和「最後的口口」的記錄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爲了大師的年譜，我已經整整化去了一年的工夫。凡是與大師平生關係比較深切的人們，我都想法去看他們或和他們通信請教。如他留學前的好友毛子堅先生，他平生最知交的夏丏尊先生，曾在閩親近他的陳海量先生，及會和他同住的芝峯法師，亦幻法師等，我都一一去訪問過他們。雖然我所要請教的問題還是未全解決；但從他們各位那裏都各得到不少的啓示和許多有用的材料，這是值得感謝的。

當我去看夏丏尊先生的時候，知道永春李芳遠君已經寫了一篇弘一大師年譜寄到上海來了。夏先生說尚未看過，恐怕內容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原稿交給我，說可以拿去參考。我拿回來之後，把它細細讀了一遍，其中可以採用的材料全都錄出，存疑的地方就讓它保留了。後來我又設法和大師的俗姪李晉章先生通了兩次信，他也給我許多有價值的指示，可惜他說平生只和他的先叔（弘一大師）

見過兩次，一切印象自然也就不清楚了。

從年譜的體裁講，似乎應該把譜主的世系先弄清楚，然後再將他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經過加以敘述。不過關於這些，大師在日既絕口不談，旁人自然無從知道。所以本年譜只能約略提到，好在這些過去的俗事，從佛法的因緣看來，對於大師的宿根並無多大關係。所謂父母家庭乃至祖宗世系，不過是一種人生的助緣而已；至於本因，那就要靠大師宿世所植的善根了。所以他自己曾說：「年七八歲，即有無常苦空之感。母歿，益覺四大非我，身爲苦本。其後出家虎跑，全仗宿因。」蔡冠洛戒珠講苑一夕談）可見大師的一生行事，都是他的「宿因」的表現，也許就是一種垂迹的示現吧。

這本年譜能滿足讀者到如何程度，自然難說，但至少對於一個仰慕弘一大師而苦於瞭解不足的人該是有意義的。

本年譜之獲成就，實在虧得蘇州寄葉庵漱風法師和蘇州佛學圖書館藏有許多舊的佛教刊物，使我得以一一參考，這是應該首先表示感謝的。其次上海的夏丏尊先生及陳海量先生，杭州鳳林寺的白聖長老，永春李芳遠先生，嘉興濮院可園的蔡丐因先生，蘇州蕭退閣先生，都給本書以不少的材料。這些善知識的幫助，是應該在此聲謝的。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編者序於上海。

本書插圖目次

公子時代之李叔同先生	一一
扮黃天霸之李叔同先生	一五
李叔同時髦洋裝小影	二一
扮裝茶花女之李惜霜	二四
李叔同手題沙翁墓誌	三六
李叔同所作歌曲（春游）之一	四二
李叔同所作木炭畫	四六
李叔同與豐子愷劉質平合影	五三
印藏拓影	五四
弘一大師出家後所作石刻	七七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一〇五
弘一大師最後遺墨悲欣交集	一九九
弘一大師涅槃瑞相	二〇九
弘一大師最後遺札	二一一

弘一大師年譜

姓名別號與其家世

大師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弱冠奉母至滬，入南洋公學，名成蹊。又名廣平，號漱簡，亦號瘦桐。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又字惜霜。留學日本時，名岸，號叔同，又號息翁，一作俗同；歸國入南社，又名凡，名息，字息翁，又字微陽，號黃昏老人。民國五年試驗斷食後，改名欣，字叔同，號欣欣道人；旋又名嬰。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別署甚多，可考者凡七十餘：

一音 弘裔 曇昉 論月 月臂 入玄 亡言 圓音 爲明 勝臂 玄會 勝月 智藏 勝臂
善解 一相 善月 嚴髻 勝慧 無依 智幢 無縛 饒慧 增上 雜華 勝解 爲舍 如實
爲導 不着 勝幢 無作 髻嚴 月幢 玄入 慧炬 善臂 大慈 安住 無等 僧胤 泓一
慧幢 靜觀 無住 廣心 如眼 龍辟 性空 無畏 清涼 善夢 卽仁 大愿 月音 瞿目
瞿光 無得 吉目 勝音 澄覽 南社舊侶 摩頭行者 大心凡夫 晚晴老人 蘆菴老人 二
一老人 善夢老人 晨暉老人 澹淨道人

姓名別號與其家世

有鵲銜木降其室，父母以爲異徵⑩。

⑪夏丐尊弘一法師之出家：『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

⑫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秋九月廿六日，（青按廿六日之「六」字係誤）生於天津河東地藏前。越二年，遷居河東山西會館南路西大門。』

⑬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其父某公爲名進士，清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生上人於簞室，時父年已六十有八，而母年纔二十餘。』

⑭僧睿大師略傳：『師之品格，多影響乃父。長兄早年見背。次兄長師十二歲，而先天羸弱，爲恐夭亡，乃娶師之生母王太夫人。』

又李晉章致林子青書：『于青先生尊鑒：適接華翰，詢及先叔一切歷史，敢不報命，惟所知者少；因噩四五歲時，先叔偕王氏姨祖母並先嬸俞氏去滬，彼時舍下有外莊生意，（業銀錢業）在滬有年紀高者（指掌櫃者言）照應，至庚子後數年，姨祖母故於滬上，扶柩返鄉，其時噩方十一二歲，初次與家叔晤面……所問逐答如下：——家嚴名文熙，諱桐岡，又字敬甫，行二。……。」

⑮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生時，有異徵，雀銜松枝降其室。上人自言，至年長時此松枝猶保存云。』

又呂伯攸「記李叔同先生」：『還有一根細長的松樹枝，先生也像寶貝似的珍重藏着，輕易不肯示

人；據他說，這便是他當年呱呱墮地的時候，由一隻喜鵲銜着飛進來，落在產婦的牀前的。……這喜鵲銜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過當做一件紀念品罷了。」（青按：此文載民國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小說世界第十四卷第十二期。爲記載喜鵲銜枝與大師誕生關係最早之文字。呂伯攸曾肄業杭州第一師範，爲大師在俗之及門弟子云。）

又覺有情，晉江通信：「聞法師將誕生時，有異鳥銜木，飛入室內，亦不懼人。迨師生下，鳥乃飛去，木遺於室。法師父母視爲異兆，垂髫之年，即將其贈作紀念。出家後，此木長攜身側，用以崇誌其父母生育劬勞大恩。法師圓寂時，此木仍端掛於禪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開元寺。」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大師五歲

從母誦名詩格言。（據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

是年八月五日，父筱樓先生卒，時年七十二。大師時方五歲。父故後，家情漸異。青按：姜丹書先生所作小傳謂「生四歲即失怙」，當係五歲之誤。

乙亥惠安弘法日記：「八月五日爲亡父諱日，開講普賢行願品偈頌。」

胡宅梵一師童年行述：「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痢忽愈，公乃屬人延請高僧學法上人，朗誦金剛靜聆其音，而不許一人入內，以擾其心。師時方五齡，亦解掀幃窺探。當公臨歿，毫無痛苦，安詳而逝，如入禪定。靈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誦經不

文理清秀，人咸奇之。」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大師十八歲

是年大師在俗與俞氏結婚●

○李晉章致林子青書：「三亡孀俞氏（俞族津中四散，早不知居於何處矣。）業茶，（先住芥園大街）二子，長子名準無字；次名端。一屬鼠，即庚子年所生；一屬龍，今年四十矣。至（先叔）結婚年紀，津人無記得者，大約庚子前四五年，候詢七旬以上老親戚，得悉再達。……癸未，十二月廿七日。」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大師十九歲

大師志學之年，即知愛國，謂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失敗，師知北方事無可爲，遂攜眷奉母南下●。至上海，加入城南文社，所爲詩賦冠一時●。當時曾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師」，其富新思想如此●。後遂有傳其爲康梁同黨者●。

○僧睿大師略傳：「師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志學之年，即知愛國。謂中華老大帝國，非變法無以圖存。戊戌政變，與其眷屬奉母南下。初賃居於上海法租界卜鄰里。」

○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邇清光緒丁酉，秋闈報罷，余集合同志，假許幻園上舍城南草堂，組織城南文社。每月會課一次，以資切磋。課卷由張蒲友孝廉評閱，定其甲乙。孝廉精研宋儒性理之學，旁及詩賦。戊戌十月，文社課題爲「朱子之學出於延平，主靜之旨與延平異又與濂溪異，試

詳其說。」當日交卷，另設詩賦小課，散卷帶歸，三日交卷，賦題「擬宋玉小言賦」以題爲韻。是時弘一大師年十九歲，初來入社，小課擬小言賦，寫作俱佳，名列第一，此爲余與師相識之始也。」

③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十九歲條：「康梁政變事洩，逃難天津六國飯店。師目擊當時漢家陵闕，知非革新無以圖存，當自刻一石云：「南海康君是吾師」以誌景仰。」

④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師本爲富貴公子，自幼卽敬老憐貧，疏財仗義，年少多才，新學舊學俱有根底。戊戌政變後，京津之士，有傳其爲康梁同黨者，乃奉母南遷。」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大師二十歲



公時代之李叔同先生

是年奉母移居城南草堂●。時大師已文采斐然，於詩文詞賦外，尤好書畫。與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許幻園結金蘭之誼●。是時師慨國事蠅蟻，偶遊北里，以詩贈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朱畫簃爲贈並和其原作●。

⑤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有許幻園者，居上海城南，顏所居曰「城南草堂」，亦富厚，而爲人甚慷慨，儼如一新學界領袖也。設學

又李晉章致林子青書：「（先叔）有二子，長名準，無字，次名端。一屬鼠，即庚子年所生。……」。

⑤ 老年曲：

梧桐樹 西風黃葉飄，夕日疎林杪。花事匆匆，零落憑誰弔。朱顏鏡裏凋，白髮愁邊繞。一
雪光陰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難買韶華好。下略

（見十五年小說世界李叔同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庚子條）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大師二十二歲



扮黃天霸之李叔同先生

是年師入南洋公學肄業●，爲特班生，從蔡
子民先生受業●。與謝忱（無量）邵聞泰（
力子）項驥等爲蔡元培得意門生●，時與海
上名妓李蘋香過從頗密，蘋香有詩書箋請正
●。是年寒食，書扇贈華伯銓。錄其近作，
五律一章，是扇今藏李晉章處●。是年將北
行填「南浦月」留別海上同人●。

○袁希濂我與大師之關係：「庚子三月，在上
海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

辛丑秋日，爲

惜霜先生大人 兩政 蘋香錄舊作于天韻閣南窗下。」

⑤李晉章致著者書：「……尙有一扇，爲世交華伯銓所書兩面。璽前數年於冷肆中以一元購得者，合抄錄於下：

一面：「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辛丑寒食 伯銓先生大雅屬。成蹊園（篆書二字一行，落款仿蘇字。）」

一面：「世界魚龍混，天心何不平？豈因時事感，偏作怒號聲。燭燼難尋夢，書寒况五更？馬嘶殘月墜，金鼓萬軍營。」 俗同錄近作函（仿陶潛宜魏碑字，兩章均只押一姓）

先生可以列入譜中，此扇璽永保之。……」（甲申舊正月）

⑥南浦月 將北行矣留別海上同人

楊柳無情，絲絲化作愁千縷。惺忪如許，縈起心頭緒。誰道銷魂，盡是無憑據。離亭外，一帆風雨，只有人歸去。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辛丑條）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大師二十三歲

是年各省補行庚子科鄉試，師亦赴浙江應試，報罷後，仍回南洋公學，於課餘之暇，並擔任某報

還……」)

④重游小蘭亭，風景依稀，心緒殊惡，口占二十八字題壁，時九月望前一日也。

一夜西風驚地寒，吹將黃葉上欄干。春來秋去忙如許，未判晨鐘夢已闌。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手寫詩詞手卷壬寅條)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大師二十五歲

庚子辛丑以後，國事日非，大師一腔熱血，無處發洩，乃寄託於風情蕭酒間，以詩酒聲色自娛。

會填金縷曲贈歌郎金娃娃①。二月於歌筵賦一律以寄慨②。又作二絕句贈語心樓主人③。是年，

次子端生④。以詩書箋寄姪麟趾⑤。是年作滑稽傳詞四絕⑥。

○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跡燕市，喜抱屈宋之才華，恨生叔季之時會。一

腔牢騷憂憤，盡寄託於風情蕭酒間；亦曾走馬章臺，磨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

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抑蓮爲君子之花，囑然泥而不滓；嵩高山流水，志在賞音而已。其

「贈歌郎金娃娃」金縷曲云：——

秋老江南矣。恁匆匆，春餘夢影，樽前眉底。陶寫中年絲竹耳，走馬胭脂隊裏。怎到眼都成

餘子？片玉崑山神朗朗，紫櫻桃，慢把紅情繫。愁萬斛，來收起。泥他粉墨登場地，領略那

英雄氣宇，秋娘情味。離風聲清清幾許，銷盡填胸儘氣，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無一事，問

⑥滑稽傳題詞四絕：

斗酒亦醉石亦醉，到心唯作平等觀。此中消息有盈臆，春夢一覺秋風寒。 淳于髡

中原一士多奇姿，縱橫字含卑莎維。人言畢肖在須眉，茫茫心事曠誰知？ 優孟

嬰武伺人工趣語，杜鵑望帝淒春心。太平歌舞且拋却，來向神州憶陸沈。 優旃

南山豆苗肥復肥，北山猿鶴飛復飛。我欲蹈海乘風歸，瓊樓高處斜陽微。 東方朔

（見民國十五年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九・十期）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大師二十六歲



李叔同時髦洋裝小影

是年在滬填菩薩蠻二

闕憶楊翠喜①。又爲老妓

高翠娥作一絕②。四月，

母氏王太夫人逝世，大師

以幸福時期已過，即東

渡日本留學③，入上野美

術專門學校④。臨行填金

縷曲一闕留別祖國⑤。革

命畫師高劍父爲師是時同學⑤。

○憶楊翠喜 菩薩蠻：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髮翠雲鋪，眉顰淡欲無。夕陽微雨後，葉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曉風無力垂楊嫋，情長忘却遊絲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癡魂銷一捻，願化穿花蝶。簾外隔花陰，朝朝香夢沈。

○爲老妓高翠娥作：

殘山賸水可憐宵，慢把琴樽慰寂寥。傾老琵琶安娘曲，紅樓暮雨夢南朝。

（青案：以上詩詞見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木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

○豐子愷，法味：「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關於母親，曾一皺眉，搖着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他講起他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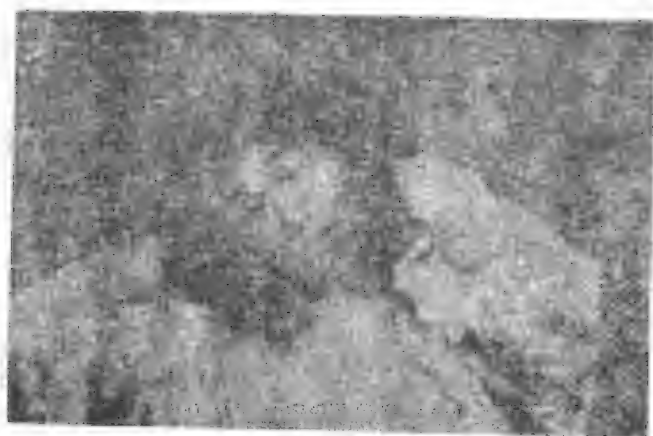
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有四十口歲！」……喪母後的他，自然像遊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什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④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甲辰余東渡，留學東京法政大學，師亦於翌年（乙巳）東渡，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中國留學生之得入日本美術學校者，以師爲第一人。」

⑤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居無何，母故，上人脫無掛礙，乃得獨行其志，東渡留學。曾填金縷曲一闕留別祖國，并呈同學諸子，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其詞曰：披髮伴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淒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羣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青案：此詞轉載多處，誤字頗多。茲據小說世界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時所寫詩詞手卷改正。）

⑥「覺音月刊」弘一法師六十紀念專刊竹摩編完的話：「爲出這專刊，遠勞南北師友種種的關念與幫助，應在此來一聲道謝。尤其是一翁原爲書法大家，現在又承港澳諸書法大家等爲這位書法大家來題詞紀念，而且高畫師（劍父）還是與一翁同爲中國最早留學東瀛的同學，真是一種勝緣！」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大師二十七歲



扮裝茶花女之李息霜

大師至東京後，除在上野美術學校專攻繪畫外，又在音樂學校學洋琴^①，並從黑田清輝，音上郎二氏遊^②。間訪戲劇家藤澤淺二郎，得其指導，遂與會延年等組織春柳劇社^③。初演「黑奴籲天錄」，師扮愛美柳夫人，頗著聲譽^④。旋再上演「茶花女遺事」於孟瑪德小劇場尤爲成功。歐陽予倩「記春柳社的開場」，於其留學生活，略有記述，頗可想見大師當時趣味之一斑^⑤。又獨力主編音樂小雜誌^⑥，所作音樂小雜誌序，清詞麗語，今猶流傳^⑦。其演劇之天才，深爲日本人士所歎賞^⑧。春柳劇社之成立，實開我國新劇之先河^⑨。是年自日返津，曾填「喝火令」寄懷故國^⑩，又填「高陽台」憶金娃娃^⑪。此外并留下醉時，春風，昨夜詩三首^⑫。

○內山完造弘一律師：「據說弘一律師俗姓李，名岸，又名哀，字叔同。曾留學東京，學洋畫於上野之美術學校，又在音樂學校學洋琴。在留學時生活曾大改變。早浴，和服，長火鉢。諸如此類的江戶趣味，也會道地地嘗過呢。」

又據說，他曾是中國戲劇革命先驅春柳劇社之主幹，在東京公演過茶花女遺事等劇。直至今

小海雷——歐陽予倩。

相繼演出的有茶花女遺事，新蝶夢，血蓑衣，生相憐等，都是近世西洋名著。那時凡是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差不多都出席的。」

⑤歐陽予倩春柳社的開場：「有一天聽說青年會開甚麼賑災遊藝會，我和幾個同學去玩，末了一個節目是「茶花女」，共兩幕。那演亞猛的是學政治的唐肯君，（常州人）演亞猛父親的是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曾延年君，（曾君字孝谷，號存吳，成郡人。）飭配唐的姓孫，北平人，是個很漂亮而英文說得很流麗的小夥子。至於那飾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師範學校教授美術和音樂的先生，以後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師。大師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號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學。……他本來留著鬍子的，那天還有王正廷君因為他犧牲了鬍子，特意在台上報告給大眾知道。我還記得他那天穿的是一件粉紅的西裝。……」

這一回的表演可說是中國人演話劇最初的一次。我當時所受的刺激最深。……於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戲的人，我向人打聽，才知道他們有個社，名叫春柳。……春柳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試演頗引起許多人的興趣，社員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日本學生，印度學生有好幾個加入的。其餘還有些，現在都不記得了。中堅分子當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員有李文權，莊雲石，黃二難諸君。……

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別一場，評判最好。息霜除愛米柳夫人之外，另飾一個男角，都說不錯。可是他專喜歡演女角，他爲愛米柳夫人作了百餘元的女西裝。那時我們的朋友裏頭惟有他最闊，他家裏頭是做鹽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萬元以上的財產，以後天津鹽商大失敗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產，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確是愛好藝術的人，對於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產也從來沒有和朋友們談及過。……

老實說：那時候對於藝術有見解的，只有息霜，他於中國詞章很有根柢，會畫，會彈鋼琴，字也寫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約定的時間以外，決不會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黑田清輝是他的先生，也很稱讚他的畫。他對於戲劇很熱心，但對於文學却沒有什麼研究。他往往在畫裏找材料，很注重動作的姿式。他有些頭套和衣服，一個人在房裏打扮起來照鏡子，自己當模特兒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結果，就根據着這結果，設法到臺上去演。自從他演過茶花女以後，有許多人以爲他是個很風流蘊藉有趣的人，誰知他的脾氣，却是異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約我早晨八點鐘去看他——我住在牛込區，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遠，總不免趕電車有些個就誤，及至我到了他那裏，名片遞進去，不多時，他開開樓窗，對我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完他便一點頭，關起窗門進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氣，只好回頭就走。……

像息霜這種人，雖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已很嚴，責備人也嚴，我倒和他交得來。我們雖好久不見面，常常總不會忘記。他出家的時候，寫了一付對聯送我，以後我便只在玉泉寺見過他一次。……」歐陽予倩「自我演戲以來。」

又姜丹書弘「律師小傳：『上人留學後，既精描寫，復擅歌詠，更感於異國情調，遂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李道衡，吳我尊輩，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而自爲領班，飾旦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名噪一時。蓋上人爲天生藝人，美丰姿，善表情，其投身於戲劇，不但以風流自賞，且欲以美術淑世也。』」

⑤胡懷琛西洋畫西洋音樂及西洋戲劇之輸入（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四期上海學藝概要第十二節）：「這個時期，介紹西洋畫到中國來的，有兩個人比較的最早。一個是徐永清，前清光緒宣統間（一九〇九）就在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繪水彩畫，兼爲有正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繪習畫帖等，後來上海盛行的水彩畫，可說是從徐氏起頭。還有一個是李叔同。（李先生後於民國七年在杭州大慈山出家爲僧，法號弘一，最近卓錫在泉州）他是清光緒末年的日本留學生，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日本明治四十三年畢業——一九一〇）。在日本留學時代的名字叫李岸，歸國後改名李息，字叔同，又字息霜。他在日本習水彩畫及油畫，尤善作圖案畫。」……「李叔同，除研究繪畫外，他在日本對於音樂，也很有成績。曾創辦音樂小雜誌。出版於光緒末年，（一九〇六）在日本印刷好

了，寄到上海來發行。但出版沒有幾期就停止了。

④音樂小雜誌序：——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輕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倖，百草不芳，寒雷泣霜，杜鵑啼血，疎砧落葉，夜雨鳴鴉，聞者爲之不堪，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鳴，懦夫喪魄而不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爲，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靡殊。」

繫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疊達，瓊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淪水湧，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琢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寧有極矣。

乙巳十月，同人議創美術什誌，音樂隸焉。迺規模粗具，風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勢成。不佞留滯東京，索居寡侶，重食前說，負疚何如？爰以個人綿力，先刊音樂小雜誌，餉我學界，期年二冊，春秋刊行，蠡測蓬擲，矢口慙訥，大雅宏達，不棄廕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

嗚呼，沉沉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渺，淒涼帝子之

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鉤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冥想前塵，輒爲悵惘。旗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時丙午正月三日。」

④胡懷琛上海的學藝團體：——「春柳社爲中國最早的戲劇團體，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間，由中國留日學生會存吳，李叔同等發起於東京。曾演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劇。爲彼邦文藝界所稱賞，謂演歐美劇爲日本所不如。」

又孟憶菊東洋人士對李叔同先生的印象：

「寄塵先生：我在小說世界看到呂伯攸兄和你的記李叔同先生文，當時也很想寫一點關於李先生的批評。可惜在這裏功課很忙，因此，便延挨了。」

今天在友人處，翻到一本「芝居雜誌」（即戲劇雜誌），其中有一篇松居松翁做的「對於中國戲的懷疑」，也講到李先生的事，現在把牠節譯在下面：

「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位留學生，但他所組織的「春柳社」劇團，在樂座上演「椿姬」一劇，實在非常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就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他們那腳本的翻譯是很純粹的。化裝雖簡單一些，却完全是根據西洋風俗的。當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風的有些不同。會話的中國語，又和法語有相像的地

○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辛亥年余就事天津，旋任法曹。師爲直隸模範工業學堂圖畫教員，星期常得聚首。其家在天津某國租界，夏屋渠渠，門首有進士第匾額。余曾數次飯於其家。師之兄爲天津名醫，兄弟極相得。且富有資產，一倒於義善源票號五十餘萬元，再倒於源豐潤票號亦數十萬元，幾破產，而百萬家資蕩然無存矣。」

○書聯贈楊白民：「白雲停陰閣，丹葩曜陽林。宣統三年（「成蹊」印）白民先生正 哀公「李哀」印。」（青案：此聯現藏楊雪玖女士處。）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大師三十三歲

是年春，自津至滬，任教城東女學。三月十三日，南社社友在滬愚園集會，師始參與，並爲南社通訊錄設計圖案並題簽。是時陳英士先生創辦太平洋報社於上海，師被聘爲該報文藝編輯，並主編太平洋報副刊之畫報。曼殊著名小說斷鴻零雁記，即師任編輯時刊登於太平洋畫報者。曾以隸書筆意寫英文莎士比亞墓誌，與曼殊爲葉楚傖所作「汾隄弔夢圖」同時印入太平洋畫報，稱雙絕。同時又與柳亞子等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六月，以各體字戲寫陶詩一首贈義兄許幻園。秋間，太平洋報社以負債停閉。師遂赴杭，任教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與姜丹書，夏丏尊夜遊西湖，作西湖夜遊記。是年民國肇造，師填滿江紅一闕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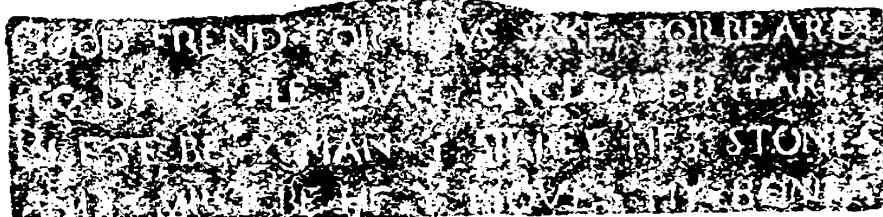
○題朱賢英女士遺畫集：「壬子春，予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後屢以書畫乞爲判

SHAKESPEARE



Shakespeare's name is writte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long with some smaller text.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姓名，以及相關的中文註釋。



此為沙翁自撰墓誌，上面左角為李叔同先生所譯近代英文。右角為李先生跋語。中間則李先生所題「沙翁墓誌」四字。民國元年曾登太平洋畫報。十六年轉載於小說世界第十五卷第三期，為呂伯攸先生所藏。茲自小說世界轉載。墓誌大意如左：「好朋友，看上帝的面，請勿來掘這裏的骨灰。祝福保護這些墓石的人，咒詛搬移我骨的人。」

正。勤慎懇到，冠於同輩。……」

三六

又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李叔同除研究繪畫外，他在日本對於音樂也很有成績。……他歸國後，任城東女學音樂教習。」（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四期。）

② 勁草南社影事：四、南社中葉時期

「當時南社社友，散居東南各省，而大部份仍在上海，此時社友猶不過二百餘人，而留滬者已有四五十人，可稱少數中之多數。民國成立後，第一次聚餐，實為第六次雅集。……民元三月十三日，仍在愚園舉行，到者四十人，計柳亞子，朱少屏，黃濱虹，胡樸安，雷鐸臣，葉楚傖，黃季剛，馬小進，陳柱尊，曾孝穀，李息霜，（即弘一大師）等，愚園茶會，民影攝影，杏花樓聚餐。這一次雅集興高采烈，盡歡而散。五月通訊錄出版，粉紅色封面，李息霜設計圖案畫並

題簽，古香古色，彌覺悅目。……」雜誌第十二卷第五期）。

◎胡懷琛上海藝術概要：「民國元年，他（李叔同）在太平洋報館担任編輯。當時太平洋報附刊的畫報，就是他主編的。（叔同兼工書法，嘗以隸書筆意寫英文莎士比亞墓誌，與蘇曼殊爲葉楚傖所作汾堤弔夢圖，同時印入太平洋畫報，稱雙絕。蘇曼殊說部「斷鴻零雁記」，最初亦在太平洋畫報發表。）同時他又創辦「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會址附設在太平洋報社中。」

又胡懷琛上海學藝團體：「文美會」：「文美會爲李叔同等所發起，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李氏方主編太平洋畫報副刊，故文美會中人多太平洋報社中人，文美會所即附設在太平洋報社內。李氏曾編「文美雜誌」一冊，內容係會友所作書畫，及印章拓本，皆爲手稿。紙張大小一律，極爲精美，開會時會員彼此傳觀，並未印行。該會創辦未及一年，即無形解散。」

（青案：陳無我話舊：「民元春夏間，陳英士先生等辦太平洋報，主筆葉楚傖，總理朱少屏，我也濫竽在編輯部內，那太平洋報特闢文藝一門，用連史紙石印單張，隨報附送，那主編文藝的，原來就是李叔同先生。」

◎柳亞子贈弘一大師偈跋：「弘一大師爲余三十年前舊交，即以茶花女現身說法之李惜霜也。南社，文美會，都有因緣；嗣聞君披荊大慈山，遂絕音耗。頃復稔其閉關闔海，爰書此扇之。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亞子九龍。」（見覺音月刊）

颯颯，底事悲秋。——秋夜。

（以上幾首，因未著寫作年月，姑予歸入本年，以便讀者欣賞。）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大師三十七歲

是年師在一師除授音樂外，兼教圖畫；並仍兼授南京高等師範功課。秋間將入山坐禪，爲陳師

曾題荷花小幅。偶讀

日文雜誌，謂斷食爲身

心更新之修養方法，遂

入虎跑大慈山試驗斷食

，兼旬而返。手書「

靈化」二字，加跋贈朱

蘇典。在斷食期間，

仍以寫字爲常課，所寫

有魏碑，篆文，隸書，

筆力毫未減弱。並著

有斷食日記。是年日



李叔同所作木炭畫
（原畫豐子愷藏）

至玉泉寺度歲①。歲暮，舊友楊白民訪師於玉泉寺，師寫訓言二則貽之並加題記②。其出家前心境之轉變，可於其所作歌曲中：落花，月，與晚鐘見之③。

○僧睿弘一大師略史：『民國七年，師三十九歲。乘學校暑假，將一切書籍字畫衣物，分贈諸友及



李叔同將入山修行時攝影右為畫家豐子愷
左為晉樂家劉平豐劉君皆李弟子

學生，復將平生所雕金石，贈於西泠印社，該社爲封於石壁之中，題曰印藏。獨往虎跑求剃髮出家，遂於七月十三日，禮了悟老和尚爲師，正式剃度，法名演音，號弘一。』

○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乃在民國七年夏，實行剃度於大慈寺，時正三十九歲。上人雅擅書法，世所共知。然歷年已來，面目



印社在西湖孤山冷印

屢變，丐者愈重，作者愈勤，所作漢魏六朝分隸真書居多；金石書畫賞鑑之精，亦異尋常。及入山時，將藝術書物，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印章，舉贈西泠印社；筆硯碑帖，舉贈書家周承德；其餘零縑殘素，分歸友好夏丏尊，堵申甫，及賢弟子吳夢非，金咨甫，李鴻梁，豐子愷，劉質平，李增庸等爲紀念品。而余先母强太夫人墓誌銘，則其在家絕筆。書成之翌朝，即悄然入山，故已預署其款曰大慈演晉矣。上人故有妻，居天津，有二子，聞曾欲求一面而不得。留日歸國時，攜日姬，居滬；出家時，託友爲遣，初固絕未使之聞也。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慟哭而東返。」

又致楊白民書：「贈兄之阿彌陀佛直幅，乞收入。又一小條，乞交質平。（孝先歎）其餘四包，乞依包面所寫者分送之。費神至好不言謝也。」

白民老哥 弟嬰頓首 五月廿二日。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哀；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這是他中年後對於生命無常的感觸，那時期他是非常苦悶的，藝術雖是心靈寄託的深谷，而他還覺得沒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若仰望！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秘，靈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託於彼岸，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鐘的境界：——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颼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鐘響徹心弦，眈眈幽思凝冥杳。

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慈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天阿絳羅樂叉等，乃至隨所住處常安樂。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鉤而去。（其利三。此土葬儀誦經未有成軌。佛世之制，宜誦是經。毗奈耶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云，佛言，慈芻身死，應爲供養。慈芻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殮。欲燒殮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之。夏中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深處，令其北首，左脇而臥，以草稭支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慈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並說伽他，爲其咒願。（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十二云，慈芻身死，應檢其屍。若無蟲者，以火焚燒。無暇燒者，應棄水中，或埋於地。若有蟲及天雨，應共與棄空野林中，北首而臥，竹草支頭，以葉覆身，面向西望。當於殮處，誦無常經。復令能者，說咒願頌。喪事既訖，宜還本處。其捉屍者，連衣浴身。若不觸者，應洗足。（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云，出尊者屍，香湯洗浴，置寶輿中。奏樂伎樂，幢幡滿路，香煙遍空。王及大臣，傾城士女，從佛及僧，送諸城外。至一空處。積柴香木，灌漑蘇油，以火焚

朱賢英開示念佛法門^①。旋返溫州，爲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寫經二種，以資迴向^②。六月，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草本^③。致書西湖玉泉寺印心寶善二長老問訊^④，八月，寫經二種爲亡父三十七周諱日紀念^⑤。九月，寫增壹阿含四經於城下寮^⑥。臘月，在城下寮度歲，又寫經二種^⑦，是冬，聞故友夏可尊發心念佛，自永嘉書蕩益大師等法語寄贈^⑧之。

④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得覽此土諸師之作。」

⑤豐子愷法味：「我於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開口鳳生寺向他（弘一法師）告別。……六年前的告別時的情景，霎時都浮出在眼前。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青案：豐子愷赴日留學，爲一九二二年（即民國十一年）的早春，所謂六年前當係民國十年無疑。其我的苦學經驗云：「一九二二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塊錢。就拋棄了家庭，獨自冒險地到東京去了。」（見中學生二十年新年號）

⑥玉泉居士墓誌銘：「辛酉季春，余徙永嘉。掩室城寮，蓋由居士爲之紹介。」

又因弘恩師弘一普公駐錫永嘉行略：『溯吾師自民國七年出家杭州虎跑，受具靈隱，九年研教新城貝山，因舊同學瑞安林同莊君言永嘉山水清華，氣候溫適，師聞之欣然；又因吳璧華周孟由二

又手書佛三身讚頌跋：『歲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年誕，敬寫讚頌三種，以此功德迴向亡母，解脫塵緣，往生極樂。弘喬沙門僧胤。』

⑤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庚申之夏，居新城貝山。……明年正月，歸臥錢塘，披尋四分律，得覽此土諸師之作。以戒相繁雜，記誦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輒以私意，編錄數章。頗憲其明晰，便於初學。三月來永甯（温州），居城下寮。讀律之暇，時綴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訖，題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

⑥致杭州玉泉寺印心寶善二和尚書：

印心寶善二大和尚座下：拜別 慈顏，忽忽三月。昔等來此習靜念佛，謝絕人事，四大亦粗調適，今歲寒暑不時。比勿暴熱；遙憶法座，輒致書問訊，起居安隱，不具。

後學演音稽首。六月初八日。

清月大和尚乞爲問安。

孿峯圓湛大和尚使中乞爲問安。

（書案：此札乃于本年六月十一日遊西湖訪招賢寺，探詢弘一大師事蹟，由圓一法師見贈者。信封面書：「杭州西湖玉泉寺印心寶善大和尚 慈啓 永嘉弘緘」。封裏郵戳爲「十年七月十五

(二十) 杭州。」特此誌謝。)

④手書佛說無常經，佛說略教戒經跋：「辛酉八月初五，亡父三十七周諱日，敬寫是經，以資冥福。大慈弘一沙門演音。」

⑤手書增壹阿含經跋：「辛酉九月，敬寫增壹阿含四經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⑥手書雜譯阿含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雜譯阿含經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又手書本事經跋：「辛酉十二月。敬寫本事經二段於永甯城下寮。弘一沙門演音并記。」

⑦手書藕益大師等法語題記：

「丐尊居士發心念佛，爲寫先德法語以督勵之。辛酉嘉平演音。」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大師四十三歲

是年歲朝，書法常首座辭世詞贈白民居士①，仍居永嘉城下寮。以依律須奉寺主爲依止師，遂尊寂山長老爲依止阿闍黎②。寂公遜謝師仍懇請，遂終身以師禮事寂公③。正月，得其俗兄自天津來函，謂其在家之妻室已謝世，屬師返津一行；師會上書寂山長老乞代請吳璧華居士授其神咒④，二月，爲在俗女弟子朱賢英女士題遺畫集⑤。刻印五方贈夏丐尊並加題跋⑥，又依靈峯宗論撰寫警訓一卷，顏曰寒菴集⑦。秋初，温州颶風過境，拔木發屋，師仍居慶福寺⑧。旋患痢疾，疑或不起，囑命終將其纏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幸卽霍然。其解脫有如此⑨，是年春夏秋三季，

師在温州各寫古德詩文一紙寄贈上海夏丏尊，并自題跋。又爲庵人陳阿林撰往生傳。

○手書法常首座辭世偈贈楊白民：『此事楞嚴青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下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法常首座辭世詞 壬戌歲朝寫贈 白民居士 弘一普。

○因弘恩師弘一普公駐錫永嘉行略：『十一年春：師以依律須奉寺主爲依止阿闍黎，一日，詣寂老室正暢談間，袖出啓事，示拜師之意，寂老愕然曰：余德鮮薄，何敢爲仁者師，再三辭讓。師曰：吾以永嘉爲第二故鄉，慶福作第二常住，俾可安心辦道，幸勿終棄，並邀璧華孟由二居士懇勸始允，翌日，行拜師禮，並登報聲明。……』

○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寂公（寂山爲慶福主持）以一師爲富家子弟而兼學者，出家竟能嚴持戒律，刻苦精進，欽敬供奉，視同佛菩薩。嘗因師持過午不食，特將全寺午飯時間提早爲十時。：師感寂公之慈悲護念，於民國十一年，曾攜氈至寂公室，以氈敷座，懇寂公坐其上受拜爲依止師。公遜讓不敢，師禮空座，尊公爲依止阿闍黎。故函札來往，均稱寂公爲師父大人，自稱弟子，公殊不安，曾函告以後勿用師弟稱呼；師即覆云：「弟子以師禮事慈座，已將三載，何可忽爾變易？伏乞慈悲攝受，允列門牆。」仍終身以師禮事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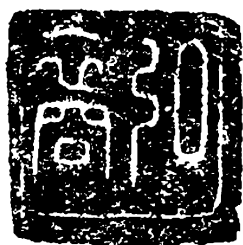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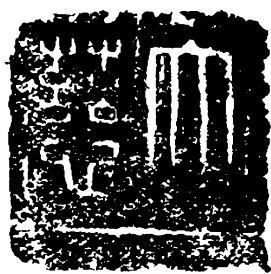
其樂有不可爲外人道者。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子青附記。

⑤題朱賢英女士遺靈集：

『壬子春，予在城東授文學，賢英女士始受予教。其後屢以書畫，乞爲判正，勤慎懇到，冠於同輩。未幾負疾，廢學家居。前年侍母朝普陀，禮觀音大士，受三歸依。自是信佛至篤，修習教典，精進靡間。去歲四月，余來滬，居城東，賢英過談半日，勉以專修持名念佛，毋旁騖他法。其時賢英至心信受，深自慶幸；乃以幻緣既盡，殤於歲晚。淨業始萌，朝露溘至，可歎慨也！比者，同學將集其遺靈，影印輯帙，以志哀思，遠徵題辭於予，爲記其往昔因緣如是。』

壬戌二月大慈弘一沙門演音書於溫嶺城寮藏堂。

⑥贈夏丐尊篆刻題跋『十數年來，久疏雕技。今老矣，離俗披剃，勤修梵行，寧復多暇耽玩於斯。頃以幻緣，假立亞名及以別字，手製數印，爲志慶喜。後之學者覽茲殘礫，將毋笑其結習未忘。



弘一大師出家後所作石刻

耶？於時歲陽支戰，伏舍佉月白分日，予與丐尊交久，未嘗示其驍技，今齋以供山房清賞。弘一沙門僧喬並記。」（按所刻五印皆白文，爲「大慈，弘喬，勝月，大心凡夫，僧胤。」）

④寒笈集序：「壬戌之歲，嘗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笈集。」

⑤淨宗問辨：「十一年壬戌七月下旬，温州颶風暴雨。牆屋倒塌者甚多。是夜（吳）璧華適臥牆側，默念佛號而眠。夜半，牆忽傾圮，磚礫泥土墜落徧身，家人疑已壓斃。相率奮力除去磚土，見璧華安然無恙，猶念佛號不輟。察其顏面以至肢體，未有毫髮損傷，乃大驚歎，共感佛恩。其時余居温州慶福寺，風災翌日，璧華親至寺中向余言之。」（弘法刊第二十九期）

⑥因弘恩師弘一普公駐錫永嘉行略：「是（民國十一年）年，帥患痢疾，寂老存問；帥曰：大病從死，小病從醫。今是大病，從他死好。唯求師尊，俟吾臨終時，將房門扃鎖，請數師助念佛號，氣斷逾六時後，卽以所臥被褥纏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聞者涕下，幸卽霽然。……」

⑦手書念佛三昧詩題記：

「于時歲陽亥戰，伏舍佉月第一癸酉陀前三日，寫貽丐尊居士慧覽 弘一沙門演普居廬嶺慶福。」

又手書蓮池大師等法語題記：

「壬戌夏寫付丐尊居士 弘喬沙門僧胤居溫嶺。」

印造經像之功德一文，由師示綱，尤惜陰演繹，舉十大利益普勸羣生。（見印光法師文鈔卷四附錄）並勸江謙居士閱靈峯宗論。六月爲杭州西泠印社書彌陀經一卷刻石。九月，重至衢州，仍居蓮花寺，爲紹興開元寺撰募建殿堂疏，臘月，作大中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是年師與印光法師通信頗多，其原函雖不得見，但自印光法師之復書觀之，師此時所致力之工夫，仍以掩關並刺血寫經爲主；而印光法師則勸其先專志修念佛三昧，然後再事寫經。

○藝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我和弘一法師見面，是在他將赴新登貝山掩關的一年。（民國九年）……大約是在第三年吧，（民十二年）我在紹興第五師範教書，弘一法師從白馬湖到紹興來。同事李鴻梁，孫選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師範的學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到了，一見地見了面。……他還回到紹興，在城南的一角野裏叫做草子田頭小庵住了好多天。』

○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持齋嚴淨，不用公共碗筷。民國十二年赴杭州，借慶福寺碗筷一副；抵杭後，即託交林贊華居士帶還慶福常住。（碗筷雖云微物，既屬常住，一芥不容侵損，師持戒之精微類此。）』

又江謙壽弘一大師六十周年詩：——

『細讀靈峯宗論教，別來旦夕未能忘。千年儒佛相攻案，至是鏗鏘會一堂。

癸亥遇師滬上，教讀靈峯宗論，受益無窮。』

③杭州西泠印社彌陀經塔題記：『佛歷二千九百三十年，歲次癸亥六月，西泠印社請弘一音師寫，山陰吳熊捨資造，仁和葉爲銘監造，俞庭輔，吳福生，王宗濂，趙永泉鑄刻。』

④汪居士傳：『越三年癸亥九月，余以業緣，重來蓮華。未數日，居士與馮君明之，胡子嘉有過余精舍。』

⑤紹興開元寺募建殿堂疏：『紹興開元寺建於梁天監中。當昔全盛之時，金刹梵宇，峻極雲表，實爲爽塏懷心之所。開堂接衆，數逾千百，道風蔚盛，冠於東浙。郡邑士夫，祝釐肆禮，誦宣詔勅，亦聚於是。二千年來，興衰之蹟，記載闕佚，未由詳考。今所存者，有乾隆四十五年宋明府撥田開元常住碑記，尋繹詞旨，粗可悉其概末焉。清季已來，寢以零落，殿堂摧朽。金像顛覆（羅漢堂中五百羅漢大半殘闕）池橋之勝，崩榛引塞。（普渡橋，萬工池昔爲放生之所，今唯存基地。）歲月驚過，芳流歇絕，不其惜乎？比者，開願法師，卓錫是間，將集善侶，重建殿堂，乃製緣冊，倡募資貨，余以夙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踴躍，輒述緣起，爲弁冊首，建立佛塔僧坊，福德之殊勝者，冀諸善侶，銘佩仁誘，共加弘讚也。於時歲在昭陽報沙月釋曇昉書於西安蓮花寺。』（青案：西安卽今浙江衢縣。此文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三十三期）

⑥李芳遠弘一大師年譜原稿：『臘月，作大中祥符朗月照禪師塔銘。』（青案。朗月照禪師塔，在衢縣祥符寺，大師曾掛搭於此云。）

心，實屬不可思議；然於關中用功，當以不二爲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議感通。於未一之前，切不可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後，定有感通。感通，則心更精一。所謂明鏡當臺，遇影斯映。絃絃自彼，與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卽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況以躁妄格外希望，或致起諸魔事，破壞淨心。：敢爲座下陳之。」（以上數札均載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大師四十五歲

是年二月，自永嘉致書王心湛居士，盛讚印光法師，並述再三懇求列爲弟子經過①。時仍居城下寮關中，以寂山和尚有勿用師弟稱呼之諭，乃上書陳情，懇請允列門牆②。先是師在關中編比丘戒相表記時，有一少年侍者，爲師感化，發心出家，寂山長老未予卽允。師乃懇求寂公許其出家，是人欲禮一公爲師，師遜謝，介禮弘傘法師，遂起名因弘白傘云③。師在城下寮閉關，當地長官慕名求見者頗多，師皆稱病謝之。凡家書來，輒託人於信封後批：「該本人業已他往」，原封退還。其放下有如此者④。夏間，至普陀山⑤。入後寺，參禮印光法師⑥。八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寫稿完成⑦。穆藕初施資影印千部，分贈諸方叢林⑧。九月，應崔祥鴻請撰崔母往生傳⑨。手書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行世。⑩是年師以東瀛古版行事鈔記供施江山。⑪

○覆王心湛書：「損書承悉一一。……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於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

請，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哀懇，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甯可測度？且約迹論：永嘉周孟山嘗云：法雨老人，稟善導專修之旨，聞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峯，（明藕益大師）步武資福（清徹悟禪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二月四日疊昉疏答。」（此書見印光大師永思集附錄）

⑤上寂山和尚書：「師父大人慈座：頃奉 法諭，敬悉一一。尊恙已大痊否，爲念。弟子近因感受潮溼，背間生癢疥，幸用西藥擦抹，今已漸減退矣。寶嚴辦道果相宜否？現在頗難決斷，且候將來再詳爲斟酌也。（或不久須遷移他處，亦未可知也。）弟子到此以來，承唯善師兄諸事照拂，慈悲攝護，感激無既。以後恩師與唯善師兄晤面時，乞常常隨時爲之諄託一切，至爲深感。又弟子在家時，實是一個書獃子，未曾用意於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動與常人大異。此事亦乞恩師婉告唯善師兄，請其格外體諒而曲爲之原有也。弟子以師禮事慈座，已將三載，何可忽爾變易，伏乞慈悲攝受，允列門牆，至用感禱。承命因弘與弟子同居，護持一切，銘感尤深。此復，祇叩慈安 弟子演普稽首 四月初九日。」

⑥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編比丘戒相表記，計費時首尾約四年，時侍者爲一少年，（卽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封面題籤之因弘白傘是也）受師感化，卽發心出家，時寂山阿闍黎恐侍者年輕，性識

未定，將來良莠難知，未予卽允。一日，師乃請周孟由，吳璧華二居士來寺，偕往謁寂山師，自於寂公前長跪不起，要求准侍者出家，以後倘有違越行爲，由周吳二居士負責担保云。寂公笑而允之，遂禮一公出家，起名因弘，蓋以因弘一遂成其出家之志也。……」

④丁鴻圖慶福戒香記：『師閉關（城下寮）時，溫州道尹林鵬翔來謁三四次，均以病辭不見。後溫州道尹張宗祥隻身來謁，寂公以地方長官不敢遽辭，乃持張名片至師關房，語以故及張某來謁。師聞言，兩頰泛赤，如有慍色。繼忽合掌連聲念阿彌陀佛（如覺悟在師父前不應現慍色，故合掌念佛懺悔。）垂淚曰：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爲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終未獲一面而去。』

師居慶福寺，几家書來，輒託人於信封後批：『該本人業已他往』，均原封退還，詢以何不爲拆閱，卽不回信也無妨，何苦均行退還？師答云：『既經出家，便應作已死想；倘爲拆閱，見家中有吉慶事，恐萌愛心；有不祥事，易引掛懷，不若退還爲得也。……』

⑤王大同挽弘一上人：『十餘年前，余與徐偉居士遊南海普陀，頂禮於後寺。印光老法師。適弘一上人亦由甌江行錫止山，晤談兩日，暢聆法言。更蒙上人惠贈精書佛語一幅，至今留存行篋，作時時展誦也。』

儒門逃出塵參禪，面壁功夫勝十年。記得印公有一語，上人行德邁前賢。』

因明流印光大師之盛德：『大師一生，於惜福一事最爲注意。衣食住等，皆極簡單粗劣，力斥精美。民國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師房內聽衆師一切行爲。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喫不慣，故改爲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見晚晴老人講演集）』

④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數年以來，因學憂悴，因是遂獲一隙之明，竊自幸也。爾後時復檢校，小有改定；惟條理錯雜，如治莽緒，舛駁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後賢，亮其不逮，刊之從正焉。時後十三年歲在甲子八月。』

⑤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往往爲世詬病者，咸以不守戒律故。故其入山後，精研律學，除在閩會設律學講座外，已成最重要的著作，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釐訂原有戒律，製爲表解，化贗爲晰，條理分明，所加按語，無不精蘊。俾讀者易於領會；據說上人於檀磬之餘，專功六七年始成。稿爲親筆所書，當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元，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千部，分贈叢林，以淑僧界。原稿付穆氏度藏，並附預立遺囑，大旨謂：本衲身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祇乞募資重印此書，以廣流布，於願已得云。』

⑥崔母往生傳：『後十三年，歲次玄枵九月二十二日，崔母沒世，子祥鴻述其遺行，乞文傳焉。』

……永寧晚晴院沙門譚月撰。（文載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

但銀錢出入上，當嚴淨其心，即微而至於一草一木，寸紙尺錢，必須先向物主明白請求，得彼允許。而後可以使用。不待許可而取用，不會問明而擅動，皆有不與而取之心迹，皆犯盜取盜用之行爲，皆結盜罪。（龐契誠居士啓請，無相速記）」（文長從略）

（青案：此文載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編者記者皆無年月題記。惟文中一師有言：「余今日趁電車，從西門到閘北海寧路，照例從西門到東新橋，三等客票價五分；從東新橋到海寧路，票價又五分，須分兩次買。」當係自南市靈山寺至閘北世界佛教居士林而言。果然，即爲十五年師將往廬山或自廬山歸滬之時，至世界佛教居士林所開示者。按豐子愷十五年八月四日所作法味（一般十月號）：「他們（弘一弘傘）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七歲的P兒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的素菜館裏去吃飯。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爲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案：是時尤惜陰（雪行）居士爲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編輯。）……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爲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刊立達學園講演。……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

又皈依弘一大師，略略：『民國九年春，坐關於新登山中，翌年夏，渡海至永嘉，閉關潛修者五年。十五年間閉入關，駐錫廬山。十六年駐吳山常寂光，會政變，有議廢錫寺觀者，師上書止之，目召之來，加勸勉焉。贊曰：是善知識，具大勇敢。約制之極，歸於平淡。自利利他，同登彼岸。』（青案：此文載於民國十六年七月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八期。爲弘一大師傳記最早之一篇。）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大師四十八歲

是年春，閉關杭州吳山常寂光寺。時政局未定，新貴少年，唱滅佛之議，且有驅僧之說。三月，師乃函告友人堵申甫謂：『余爲護持三寶，定明日出關。』囑爲照所附致之名單，先爲約定往寺會談。具名單中所列者，卽爲當日主政之最劇烈者若干人。師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足預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有前知者。堵君頗以爲異，而所分致之字條，是否人盡相同，堵君以未寓目，不敢懸揣；惟見到會諸人，各自默視其所交之字條，靜默不言，中有甚至慚汗溢於面部者，師亦終席不發一言。因此，滅佛之議遂寢。三月十七日，致書舊師蔡子民，舊友經子淵，馬夷初，朱少卿，（時任浙教育廳長），貢獻整頓佛教意見，此書可代表其對於佛教新舊二派之主張。四月，致書弘傘法師論讀華嚴方法，七月，居本來寺，李石曾（煜瀛）往訪，爲跋手書梵網經。秋間，至上海，居江灣豐子愷家，率葉紹鈞，李石岑，周予同等參謁。

印光法師於新闢路太平寺^⑤。是年師在俗所作歌曲十餘種，由裘夢痕豐子愷編入「中文名歌五十曲。」計有朝陽，憶兒時，月，送別，落花，幽居，天風，早秋，春游，西湖，夢，悲秋，晚鐘等^⑥。

○記陳敬賢居士軼事：——『十六年丁卯二月，余在杭州雲居山常寂光寺。敬賢夫婦過談，所言皆禪理。余勗以淨土法門，未能契也。戊辰以後，余數至閩南，時敬賢方習止觀，時時詢除瞋習法，因檢賢首梵網疏示之，頗爲首肯。爾後音問久疏，聞人言其居杭州復習祕密部。甲戌九月十九日，共存（陳敬賢之子）至南普陀後山石室，余問敬賢近狀，彼謂已遵印光法師教導專修淨業矣，余爲慶悅。……翼歲乙亥，敬賢來書，謂十數年彷徨歧路，近始一心專修淨業。邇來工夫頗能得力，並乞結夏杭州，爲彼講解菩薩律儀。余以先受惠安淨峯請，答簡謝之。後數月居焦山，復紹二友致書與余，諮詢念佛方法，其於淨業，可謂專且篤矣。敬賢既歿，林德曜居士囑爲輓章，乃撫拾軼事所及知者，粗述梗概焉。後二十五年歲次玄枵月旅姑洗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書。』

○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民國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變，青年用事，銳氣甚盛，已唱滅佛之議。欲毀其像，收其宇，勒令僧尼相配。是時，上人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倩居士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往寺會談，談言微中，默化潛移；先備勸戒墨妙若干紙，人贈一紙，來人未足預約之數，而紙數適符，若有前知者。此數子中，固有舊日門生，其最劇烈某君，出寺門而

嘆曰：『今方重襲禦寒，何來夾背之汗耶，因此，減佛之議遂寢。』

（青案：所謂最劇烈某君，傳即宣中華氏，原爲一師學生，時任職浙江省黨部，平日善辯，是日一師特邀坐其側，婉言規勸，宣君竟不能置一辭，出寺門後即覺滿身大汗，亦不知其所以然。是年清黨運動，宣君聞即以共黨之故被殺云。）

◎致浙省當局函：——

『舊師子民，舊女子淵，夷初，少卿諸居士同鑒：昨有友人來，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至爲欣慰。又聞子師在青年會演說，對於出家僧衆，有未能滿意之處。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將來整頓之時，或未能一一允當。鄙擬請仁等另請僧衆二人爲委員，專任整頓僧衆之事。凡一切規畫，皆與仁等商酌而行，似較妥善。此委員二人，據鄙意，願推荐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爲，胆識過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於新思想，久負改革僧制之宏願，故任彼二人爲委員，最爲適當也。至將來如何辦法，統乞仁等與彼協商。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如何盡力提倡（此是新派）；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應如何盡力保護，（此是舊派，但此派必不可廢）；對於既不能服務社會，又不能辦道山林之一流僧衆，應如何處置；對於處二派，（即專作經懺者）應如何處置；對於受戒之時，應如何嚴加限制。如是等種種問題，皆乞仁等仔細斟酌，妥爲辦理。俾佛門興盛，佛法昌明，則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

省辦起，然後遍及全國。詎陳拙見，諸乞垂察，不具。

弘一 三月十七日

●與弘傘法師論華嚴書：「傘師慈鑒：惠書敬悉。去冬本有撰述歌譜之願，乃今春已來，老病纏綿，身心衰弱，手顫眼花，臂痛不易舉，日恆思眠，有如八九十老翁，故此事只可從緩。承惠日書三冊，其中讚歌二冊敬受，且俟他年恢復康健時，當試爲之。薄伽梵歌，無有需用，謹寄返。又新刻華嚴經傳記一冊，校勘表四分，並奉乞收入。重編華嚴疏鈔已由徐蔚如著手，計科文十卷，先刊經疏百二十卷。（疏鈔別行），鈔九十卷，經科數卷，（專由疏中摘出判經之科）別行疏二卷，（卽行願末卷去鈔存疏）新編之書，以清涼一人之撰述爲限，刊資久已集就。此事決定可以實行。仁者聞之，當甚喜。昔近來備受痛苦，而道念亦因之增進。佛稱八苦爲八師，誠確論也。不久擬閉關用功，謝絕一切緣務。以後如有緇素諸友詢問普之近況者，乞以「雖存若歿」四字答之，不再通信及晤商矣。昔近數年來頗致力於華嚴疏鈔，此書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學大辭典。若能精研此書，於各宗奧義皆能通達。（凡小乘論，律，三論，法相，天台，禪，淨土等，無不具足。）仁者暇時，幸悉心而玩索焉。謹復，順頌 法安。 普和南 四月廿八日。

徐居士說讀華嚴經法，讀唐譯至五十九卷離世間品畢，應接讀貞元譯行願品四十卷，共九十卷。

應日誦者爲淨行品，問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如來出現品，及行願品末卷。又十行品十迴向初十之二章。又及。」

（青案：此信載於廿年三月出版之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廿八期。該刊編者加案云：「此係舊信，杭州招賢寺弘傘大師交來照登。」未著何年何處，惟自信中語意度之，當係十六年在杭州常寂光寺或本來寺所發。）

⑤李石曾弘一法師手書佛說梵網經跋：——「弘一法師，別來十餘年，數訪於玉泉招賢兩寺不遇。本月九日得弘傘法師陪往見於本來寺暢談，並得兩師贈以佛學書多種。……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一日石曾李煜瀛。」

⑥葉聖陶兩法師：——「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會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走上功德林的扶梯……再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側邊。……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七八人。……到新開路太平寺……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恭而敬之地穿上，眉宇間異常地靜默。……弘一法

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印光）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畢。」（原載民譯雜誌、曹聚仁編入散文甲選）

④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序：「我們把我們平時所諷詠而憧憬的歌曲，纂集起來，成這冊子。這冊子裏所收的曲，大半是西洋的 Most Popular 的名曲；曲上的歌，主要的是李叔同先生——即現在杭州大慈山僧弘一法師——所作或配的。我們選歌曲的標準，對於曲要求其旋律的正大與美麗；對於歌要求詩歌與音樂的融合，西洋名曲之傳誦於全世界者，都有那樣好的旋律；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們所知，中國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一九二七年綠陰時節，夢痕子愷合識於立達學園。」（青案：該名曲集爲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大師四十九歲

是夏居溫州大羅山，誅茆宴坐。秋，自溫州至上海，與豐子愷，李圓淨商護生畫集編輯工作，住江灣豐子愷家。九月二十日爲師壽辰，豐君請說皈依；並書佛眼禪師句贈夏可尊。間往清涼寺聽應慈法師講華嚴經。舊友袁希濂，楊少樓，許幻園，會往訪晤，攝影而別。聞尤惜陰，謝國樑（案：尤氏後出家，名演本，居南洋檳城。謝氏一作王氏，名仁齋，後從閩南長老轉逢和尚出家名寂雲，曾爲杭州吳山準提閣住持，奧僧照空卽其徒云。）兩居士將往暹羅，忽動遠遊

之意，卽與尤謝兩居士同舟南行④。冬月至廈門，爲道俗所阻，卽居南普陀寺。歲暮，尤謝兩居士南行，師卽至泉州南安小雪峯寺度歲⑤。是冬，劉質平、夏丐尊、經亨頤、豐子愷諸友生，以是時政府有毀寺之議，乃釀資爲築常住之所於上虞白馬湖，顏曰「晚晴山房」⑥。

④馬一浮致弘一法師書：「別遂經歲，俗中擾擾不可言。伏維道體安穩，少病少惱。前累蒙惠寄法書，時出展對，如仰身雲，甯可慰念。去月李榮祥居士見寄 尊撰五戒相經箋要卅部，已分贈所知，並感垂誘之切，敬謝無量。曩時奉對，曾謂欲得清涼疏鈔一部，今嘉興陸序茲願以其父無病居士遺書奉贈，謹託同莊爲致之，至時希命侍者賜答。有人言：師近入大羅山，誅茆宴坐，未審然否？何時復還錫杭州，兼望示及，不具。」

論月大師坐下，馬浮和南，戊辰五月十日。」

⑤馬一浮護生畫集序：「月臂大師與豐君子愷，李君圓淨，並深解藝術，知畫是心，因有護生畫集之製。子愷製畫，圓淨撰集，而月臂爲之書。三人者蓋夙同誓願，假善巧以寄其惻怛；將憑茲慈力消彼癡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月臂書來，屬綴一言，遂不辭葛藤而爲之識。戊辰秋七月 獨叟書。」

⑥豐子愷致弘一法師書：「——弘一法師座下：今日爲法師六十壽辰，弟子敬繪續護生畫集一冊計六十幅，於今日起草完竣。……憶十餘年前在江灣寓樓，得侍左右，欣逢法師壽辰，越六日爲弟

子生日，於樓下披設娜 Piano 旁皈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懷然在目。……民國廿八年古曆九月二十日。弟子豐嬰行頂禮。」

又書贈夏丏尊禪偈題記：

「聾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

佛眼遠禪師句，歲次大辰十月，丏尊居士屬書。智幢。」（青案：此書爲一橫軸，乃一師居江灣時寫贈夏先生者。）

④致黃幼希書：——「不晤候已十載。近聞仁者校定華嚴疏鈔，至用歡讚。朽人亦久有此志，但衰老日甚，無能爲力耳。前所校點玄談，亦僅自備披覽，中多訛闕，且未及與大正藏本對校，簡陋殊無足觀，故不奉寄。……蔣竹莊居士，乞代致候。十年前，曾在清涼寺同聽華嚴經，想尙憶記否？謹陳不宣。……廿七年除夕前二日弘一。」

又蔣維喬晚晴老人遺牘集序：——「弘一法師，以名士出家，鑽研律部，間有著述，發揮南山奧義，精博絕倫，海內宗之。……迴憶戊辰己巳間，上海清涼寺請應慈老法師宣講華嚴經，余恆往列席。某日有一山僧翩然戾止，體貌清癯，風神朗逸，余心異之；但在法筵，未便通話。歸而默念，莫非弘一法師乎？既而會中有認識法師者，告我曰是也，余擬於散會時邀之談話，而法師已飄然長往矣……」

⑤ 袁希濂余與大師之關係：——「十七年師來上海，住江灣豐子愷家。余與小樓，幻園同往訪之。其時蔡小香早已去世，相與嘆息，不勝今昔之感。於是吾四人重攝一影，並由師親筆題跋其上。此照片爲交際博士黃警頑借去遺失，殊可惜也。」

⑥ 陳晦量記寂雲禪師兼懷晚晴老人：「寂雲禪師，俗姓謝，名國樑，號仁齋。早歲留學日本，習法政，返國後，服官東三省。……一日，遇異僧於途。僧告之曰：我與爾前生是道友，特來度爾。……師大駭，即日茹素，從弘一大師學。……雪行居士號惜陰，無錫人，著有談因法味等書。……居士與寂雲師殊投契。同願赴暹，在滬候輪，適弘一大師行脚經滬，晤於客寓。大師曰：「兩居士收拾行李到何處去？」二人謹答：「弟子等到暹羅教化去，明天動身。」大師欣然曰：「好得很，明天我也同你們去。」翌日，遂下輪，結伴南行。同行者尙有一居士，時民國十七年戊辰冬月也。」

⑦ 南園十年之夢影：「我第一回到閩南來，是在民國十七年十一月的時候。起初我是從溫州來上海的。因爲我以前一向在溫州，在那邊也住得很久，差不多也有十年的光景。」

這一回由溫州到上海，是爲着甚麼事情呢？因爲關於編輯護生畫集的事，所以到上海來商量一切。

到了十一月底，護生畫集已編輯好了。那時我有一位舊時很要好的朋友，名尤惜陰居士，聽

說他也在上海，於是我很想去看他一看。

有一天的下午，我去看尤惜陰居士了。居士說起他要到暹羅國去，於第二天的天早即要動身的。我聽到之後，登時覺得很歡喜，於是也想和他一同去。……要到暹羅國去，中間是須經過廈門的，所以我的到廈門來，是無意中來的。於十二月初，即到廈門了。那時我們得着陳敬賢居士的招待，也會在他們的樓上吃過午飯。

以後陳敬賢居士就介紹我們到南普陀寺來。……到了南普陀寺後，即在方丈樓上住了幾天。那時常來談談的有性願老法師，芝峯法師，及大醒法師等。……住了幾天之後，我即到小雪峯那邊去過年。』（佛教公論九月號）

⑧劉質平夏丏尊等「爲弘一法師築居募款啓」：

「弘一法師，以世家門第，絕世才華，發心出家，已十餘年。披髻以來，刻意苦脩，不就安養；雲水行脚，迄無定居；卓志淨行，緇素欽仰。同人等於師素有師友之雅，常以俗眼，憫其辛勞，屢思共集資材，築室迎養；終以未得師之允諾而止。師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緣，樂應前請。爰擬遵循師意，就浙江上虞白馬湖覓地數弓，結廬三椽，爲師棲息淨修之所，并供養其終身。事關福緣，法應廣施。誠賴腋集，端資衆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與師有緣之人。如蒙喜捨淨助，共成斯善，功德無量。」

中華民國十七年歲次戊辰十一月

劉質平
夏丏尊

經亨頤
穆藕初

周承德
朱觚典

豐子愷同啓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大師五十歲

是年正月，自南安小雪峯返廈門南普陀，居閩南佛學院；四月，離廈門赴溫州。取道福州，遊鼓山，於湧泉寺藏經樓發見清初所刊華嚴經及華嚴疏論要，歎爲近代所希見，因倡緣印布，並以十數部贈與扶桑諸寺。九月二十日，爲師五十生辰，自溫州至上虞白馬湖，小住晚晴山房。書「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聯贈夏丏尊居士，自署「乙巳九月疊訪，時年五十。」紹興徐仲蓀爲放生於白馬湖，師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尋至甯波，欲往長安未果。是時，夏丏尊以所藏大師在俗所臨各種碑帖，出版名「李息翁臨古法書」，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師自爲序。旋返溫州城下寮，撰聯讚歎地藏菩薩，並自題記。十月，重至廈門南普陀。爲閩南佛學院撰「悲智」訓語，並手書以贈；復爲太虛法師所撰三寶歌詞作曲。歲暮至南安，與太虛法師同在小雪峯寺度歲。

○南閩十年之夢影：——「在廈門住了幾天，又到小雪峯那邊去過年。一直到（十八年）正月半以後才回到廈門，住在閩南佛學院的小樓上，約莫住了三個月工夫。……一直住到四月間，怕將來的



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天氣更會熱起來，於是又回到溫州去。」

◎福州鼓山皮藏經版目錄序！『昔年余游鼓山，覽彼所雕法華楞嚴永嘉集等楷字方冊，精妙絕倫。……又復檢彼巨帙，有清初刊華嚴經及華嚴疏論纂要，慈山夢遊集等，而華嚴疏論纂要爲近代所希見者。余因倡緣印布，併以十數部贈與扶桑諸寺。』

（青案：關於一師至鼓山年月，各文記載皆未明確，惟據蘇慧純居士言，是年一師自廈門返溫州，乃由彼伴往，先至福州，登鼓山；繼赴溫州，再至白馬湖，一師留於晚晴山房，而彼則游杭州參觀西湖博覽會，故爲十八年無誤。）

又內山完造弘一律師：——『這時律師說：「還有一種叫「華嚴經疏論纂要」的書，正在印刷中。這書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給日本方面，將來出書以後，也送到尊處。」……據說，律師曾在福建鼓山發見

這古刻的板子。這板子在現存的經典中，是很古的東西。日本的大正大藏經裏也沒有收入的。由此可見這經典的珍貴了。」

又楊勝南紀念弘一法師：——「十餘年前蒞閩，游石鼓。石鼓湧泉寺，富茂藏，板多可珍，間有孤本者，日久棄置不措意。師見而歡喜讚歎，目爲稀有，倡流通，並序其書目。石鼓藏本，重傳布人間，師之力也。」（弘化月刊第十九期）

③姜丹書弘一律師小傳：——「民十八年，歲次己巳，上人五十誕辰（九月二十日），紹興徐仲蘇氏曾爲放生於白馬湖，洋洋焉魚蝦得所。上人亦輕舟漾波，與物同樂，觀者興感。既而至甬上，有某僧，以籌濟陝災，請至長安。上人不欲拂其意，許隨行。已上船，且將解纜矣；弟子劉質平恐上人不勝西北長途，突入艙，負之返岸，衆視錯愕，上人亦笑任之。師弟之情，恬適之懷，一時傳爲美談。」

④李息翁臨古法書序：「居俗之日，嘗好臨寫碑帖，積久盈尺，藏於丐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數年矣。爾者居士選輯一帙，將以鈐版示諸學者，請余爲文冠之卷首。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衆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無益矣。冀後之覽者，咸會斯旨，乃不負居士倡布之善意耳。歲纏鵲尾，如眼書。」

⑤撰聯續地藏菩薩并記：「多劫荷慈恩，今居永甯，得侍十年香火；盡形修懺法，願生極樂，早成無

有本自無，因緣成諸，覺者必衰，實者必虛，衆生蠢蠢，都如幻居，聲響皆空，國土亦如。

永寧沙門亡言時居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

（青案：石禪即經亭頤（子淵），其自題云：清風長壽淡泊神仙，十九年六月，丐尊老兄四十五生辰，頤淵寫此爲祝。）

⑤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弘一法師在白湖前後共住四次，時隔十載，正確的日期我一時已記不起來。大概第一次是在十九年的孟秋，以後的來去，亦多在春秋佳節。……是年十月十五日，天台靜權法師來金仙寺宣講「地藏經」，「彌陀要解」，弘一法師參加聽法，兩個月沒有缺過一座。權法師從經義演繹到孝思在中國倫理學上之重要的時候，一師恆當着大衆哽咽涕泣如雨，全體聽衆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因他確實感動極了，當時自己就寫了一張座右銘：「內不見有我，則我無能，外不見有人，則人無過。一味癡呆，深自慚愧；劣智慢心，痛自改革。」附上的按語是：「庚午十月居金仙，侍權法師講席，聽地藏菩薩本願經，深自悲痛慚愧，誓改過自新。敬書靈峯法訓，以銘座右。」……「弘一法師在白湖講過兩次律學。初次就在十九年經期中，所講三皈與五戒，課本是用他的自著之「五戒相經箋要」，講座就設在我讓給他住的丈室，他會給他起名爲華藏，書寫篆文橫額。下面附着按語：「庚午秋晚，玄入晏坐此室，讀誦華嚴經，題此以誌遺念。」因爲偏房說法的緣故，只有桂芳，華雲，顯真，惠知，

⑤ 圖點南山鈔記自跋：——「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是夏居五臺寺，自誓受菩薩戒，并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

⑥ 遺囑之一：「弘一謝世後，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皆贈與徐安夫居士。其餘之物，皆交法界寺庫房。辛未四月 弘一書。」

（封面：倘弘一在他方命終，乞然慶老法師拆閱。）（青案：此遺囑現存夏可尊處）

⑦ 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此別至明年（二十年）春光嫵媚的三月，他始由甌江返抵白馬湖的法界寺中，晚晴山房兩處小住；旋歸白湖，贈我紹興中學舊友李鴻梁他們替他攝的照片與小影多幀。那時他的著作是「靈峯大師年譜。」後來他在現代僧伽上看到閩院學生燈霞，發表一篇「現代僧青年的模範大師」，就是捧出一位藕益大師的道德學問，足爲現代青年僧的模範。他對此文認爲滿意，因此那篇年譜便未寫完。後來編撰藕益大師的言論成一冊寒笈集，或許就是這工作的變相了。」

⑧ 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序：——「讀誦研習，宜並行之。今依文便，分爲二章。每章之中，先略後廣。學者根器不同，好樂殊致；應自量力，各適其宜可耳。龍集辛未首夏沙門亡言述。」

（青案：第一章爲讀誦，第二章爲研習，載「華嚴集聯三百」附錄，文長從略。）

⑨ 華嚴集聯三百序：「割裂經文，集爲聯句，本非所宜。今循道侶之請，勉以綴輯，其中不失經文

原意者雖亦有之，而因二句集合遂致變易經意者頗復不尠。戰兢悚惕，一言三復。竭其精力，冀以無大過耳。茲事險難，害多利少。寄語後賢，毋再賡續。偶一不慎，便成謗法之重咎矣。

華嚴全經有兩譯，一晉譯有六十卷三十四品，二唐譯有八十卷三十九品。若其支流一品別譯者凡三十餘部，唯唐貞元譯普賢行願品四十卷傳誦最廣，蓋是晉唐譯全經中入法界品別譯本也。今所集者，都三百聯。自晉譯華嚴經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四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自唐譯經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集句二十五聯爲前百聯之餘又附八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自唐貞元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頌中集輯百聯。（附錄二聯原文連續非是集綴）後賢書寫者，於聯句旁，或題曰某譯華嚴經偈頌集句，或題曰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偈頌集句，或題曰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某品某品偈頌集句。集字勿冠經名之上，昭其敬重耳。

輯錄聯文，悉依上句而爲次第。唯唐貞元譯七言末四聯，補集後寫，未依經次。字音平仄，惟調句末一字，餘字不論。一聯之中，無有複字。唯晉譯八言第一，重如字。以義各異，姑附存之。隻句片言，文義不具，但觀集聯，甯識經旨。故於卷末別述「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卷。惟願後賢見集聯者，更復發心，讀誦研習華嚴大典。以茲集聯爲因，得入毗盧淵府，是尤余所悽冀者焉。於時歲次鶉首四月二十一日大迴向院勝鬘書。」

（青案：鶉首爲辛未年，即民國二十年，核以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序末所記「辛未首夏」恰

符。四月二十一日爲一師亡母之誕辰。師常寫經以資迴向云。）

⑧劉質平華嚴集聯三百跋：——「吾師叔同李先生，生有夙根，毓奇服異，弱冠馳聘詞場，雅負三絕之譽。……歲之四月，爲太師母七十冥辰，我師緬懷罔極，追念所生，發弘誓願，從事律學撰述，並以餘力集華嚴偈綴爲聯語，手錄成冊。冀以善巧方便，導俗利生。質平偶因請業，獲觀宏裁，鴻朗莊嚴，嘆爲希有。亟請於師付諸影印，庶幾廣般若之宣流，永孝思於不匱。世界有情，共頂禮之。庚午年二月望日弟子劉質平敬跋。」

（青案：劉跋所記庚午年，當爲辛未年之誤。因一師於民國十年辛酉，曾寫經爲其亡母六十年冥誕迴向。故劉跋：「歲之四月，爲太師母七十冥誕」，當爲辛未歲而非庚午也。）

⑨致李晉章書：「寄上寫經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網經多二冊，乞轉贈幼樵品侯二居士爲禱。今年六月初五日爲令祖百二十歲冥誕，仁者應寫經迴向，如何謹達。不具。五月八日演音啓。」

⑩岫廬南山律學院疊花一現記：——「五磊寺是浙江慈谿縣的一個著名古剎，位置山巔，遠離鬧閤，創建律學道場，是最宜不過的。因了這個環境，所以新近曾運動一位以「生宏律範，死歸安養」（靈芝律師語）自期的弘一法師，發心想在這山頂組織一個南山律學院，專宏戒律。……這事的醞釀大約是在今年（二十年）五六月之間吧。初次的鼓吹者是金仙寺的亦幻法師，他的計劃，擬與棲蓮大和尚兩人共同分担一些經費事務，請法師發心就五磊寺作小規模地講律。……於

是法師這才欣然允許了；在佛前發願，決定徇各方面的懇求，在五磊寺開辦南山律學院，期以三年的時間，演講南山律宗之三大部（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行宗記，羯磨疏略緣記）以成一期化事，俾衆生均沾法樂。……棲蓮和尚於觀宗寺，碰見亦幻法師，相約往上海會安心頭陀的時候，因緣湊巧，朱子橋先生剛寓在一品香，相與談及弘一法師已經發心出來弘律之事，朱先生即慨允先撥開辦費一千元，並謂以後用多少，報多少，不難由彼設法。……這位棲蓮和尚一回到了五磊寺就給律學院碰起釘子來了。他在上海定辦了幾本大而且厚的緣簿，強法師做一篇化緣序子，這已使法師够難受了。及至討論辦法，野心愈弄愈大。……這時法師已窺破了這位大和尚的居心叵測，結果惟有放手退讓之一途以示決心。……」

④致芝峯法師書：——「昔今春以來，疾病纏綿，至今猶未復元，故掩室之事，不得不暫從緩。前日到金仙寺訪幻法師，藉聞座下近況，至用欣慰。昔因劉質平居士諄諄勸請，爲撰清涼歌集第一輯。歌詞五首，附錄奉上，乞教正。歌詞文義深奧，非常人所能了解，須撰淺顯之注釋，詳解其義。音多病，精神衰頹，萬難執筆構思；且白話文字，亦非音之所長。擬奉懇座下慈悲爲音代撰歌詞注釋，至用感禱。演音和南九月四日。」

又致芝峯法師書：——「惠書敬悉。承諸代撰釋文，感謝無盡。居金仙已兩旬餘，承幻和尚優遇甚至，自惟德薄能鮮，時用懷悚耳。授華雲師習字已半月，頗有進步，亦嘗與密庵師晤談，彼近閱

禪宗語錄，鄙意勸彼應先於法相三論痛下一番功夫，然後再閱禪宗之書，乃爲穩妥，未審尊見以爲何如？末學近擬讀大般若經，茲承虛大師諄諄慈訓，深爲感荷，他日通信之時，乞代爲問安。

——音和南九月廿五日。（見覺音月刊弘一大師六十大壽紀念號）

⑤南閩十年之夢影：——「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的時候，廣洽法師寫信來，他說很盼望我到廈門。當時我即從溫州動身刊上海，預備再到廈門來；但因爲一班朋友的勸阻。以爲時事不大安定，不要遠離好，於是就仍回到溫州去。」

又致朱蘇典書：「曩者游方會稽，荷承遠送，感謝無盡。寇亂未寧，錢塘之行不果。仍附番舶歸臥永寧，掩室慶福。小暇當寫佛名及以警語，遲至歲晚，必可郵達三橋西河尊齋，匆此不委。

曇昉疏十一月十四日

蘇典居士 丈室」

⑥蔡冠洛弘一法師闍行前一席談：「法師自云：『此次至杭，居虎跑，適元照法師示疾，臨終余爲助念佛號，淨土瑞相畢現，生西無疑。茶毗後，得舍利三粒』，即出以相示，其色微黃，堅逾金石。……」

⑦蔡冠洛弘一法師闍行前一席談：「後二十年十一月（舊曆十月）五日，弘一法師初去南閩（青按：是年師赴閩未果，至上海即折返。）由杭渡江至紹興，卓錫戒珠講苑。四日將行，余與鴻道

人阮爲之寫像，復以纂述年譜請，謂「法師當代龍象，應化事蹟，極爲顯著，宜於生前自定年譜，以示後人。」法師答云：「平生無過人行，甚慚愧，有所記憶，他日當爲仁等言之。至二十歲前，陳元芳居士已得其略。年七八歲，卽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誡之，以爲非童年所宜。庚子三月，初居處讀小南門城南草堂，乙巳東渡，母歿。（青按：師于母歿後始東渡。）益覺四大非我，身爲苦本。其後出家鹿跑，全仗宿因，時若非卽披剃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無他顧慮，惟以妻子不許爲憂，竟亦一歎置之，安然離俗。學律求反南山之初宗，與今金山常州異科，念佛虔誦華嚴經，而普賢行願品一卷，尤爲一經之關鍵，深文奧義，簡明易誦。古德謂：「普賢行願讚爲略華嚴經，華嚴經爲廣普賢行願讚，洵不虛也。」是品可讚可傳，可行可寶，實修行之機樞。今春病瘥，熱如火焚，連誦普賢行願品偈讚，略無間斷，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與靈巖老人亦稍有不同。」……言已，以寒筵集貽余，鼓山金剛經貽鴻道人，時印西普行二上人並在座云。」

⑤ 岫廬南山律學院曇花一現記：「棲蓮和尚見事情弄糟，情急智生，又往甯波白衣寺懇求法師。果然……欲到廈門去過冬的法師，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又隻身回五磊寺來了。他大概是想到了：既不能從心辦學，不免對不起良心和素志，徒然拘束，不如走回來與棲蓮和尚作徹底的解決。這意思我們不難於他們所定的十項契約中看出，茲並附在後面：

日常惺法師住持南普陀受請典禮，並歡迎大師攝影。旋至妙釋寺小住，與瑞今，廣洽，性常諸師，頗相投契。歲暮居萬壽巖，刻「看松日到衣」石印一顆，贈同居了智上人。

致李晉章書：「久未通信爲念。前月託開明書店寄上之書，已收到否？惠復寄「甯波轉龍山西門外伏龍寺弘一收。」舊正月三日，晉啓。」

亦幻弘一法師在白湖：「第二次到白湖是在廿一年的春天，他突然從鎮北的龍山回到白湖，說要發心教人學南山律，問我還有人肯發心嗎？我欣悅得手舞足蹈，就以機會難得，規勸雪亮，良定，華雲，惠知。崇德，紀源，顯真諸師都去參預學習；我自己想做個負責行政的旁聽生，好好地來辦一次律學教育。」

有一天上午，弘一法師邀集諸人到他的房內，我們散坐在各把椅子上，他坐在自己睡的床沿上，用談話方式演講一會「律學傳至中國的盛衰派支狀況，及其本人之學律經過」。後來就提出三個問題來考核我們學律的志願（一）誰願學舊律（南山律），（二）誰願學新律（一切有部律），（三）誰願學新舊融貫通律（此爲虛大師提出，我告訴他的。）要我們填表答覆。我與良定填寫第三項，雪亮，惠知，填寫第二項，都被列入旁聽。只有其他三人，因填寫第一項，他認爲根性可學南山律，滿意地錄取爲正式學生了。……我因主持白湖未久，百務須自經心，沒登樓恭聞。聽說只講到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就中輟了。時間計共十五日。」……這篇

紙乞交徐居士。廈門榴花盛開，結實甚大，猶著單衣。以後惠書，寄廈門中山公園東門內妙釋寺轉交爲宜，舊十一月十日演音疏。」

又致李晉章書：『惠書誦悉。屬寫各件，俟稍遲書就，一併寄奉。數年前上海報已載余圓寂之事，今爲第二次。記載失實，報中常常有之，無足異也。廈門天氣甚暖，余唯著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門須執傘，與津地八月底天氣相似，榴花，桂花，白蘭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時盛開。星命家言，余之壽命與尊公相似，亦在六十或六十一之數。壽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讀經室」額紙後方，擬留空白尺餘，由仁者自跋一段，說明此事之因緣。舊十一月廿八日演音啓。」

⑤人生之最後弁言：——『歲次壬申十二月，廈門妙釋寺念佛會請余講演，錄寫此稿。於時了識律師臥病不起，日夜愁苦。見此講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棄醫藥，努力念佛。併扶病起，禮大悲懺，吭聲唱誦，長臨經時，勇猛精進，超勝常人。見者聞者，靡不爲之驚喜讚歎。謂感動之力有如是劇且大耶。余因念此稿雖僅數紙，而皆撮錄古今嘉言及自所經驗，樂簡略者或有所取。乃爲治定，付刊流布焉。弘一演音記。』（青案：人生之最後共分七章，一緒言，二病重時，三臨終時，四命終後一日，五荐亡等事，六勸請發起臨終助念，七結語。）

⑥青案：是年冬，太虛法師住持南普陀六年期滿，繼任住持常惺法師在廈門南普陀行受請典禮時，

並歡迎弘一律師攝影。同攝影者有太虛，常惺，會泉，弘一，性願，芝峯及緇素百餘人。（見海潮音月刊第十四卷第五號。）

⑦性常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迨民國壬申年十一月自溫蒞廈。時余居中山公園妙釋寺。適大師獨乘人力車到寺，不勝忭踊。遂對寺主建請，將余臥室讓大師安宿。大師甚喜，立即手書晉譯華嚴經的「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爲一切智慧燈」一長聯予余。

越數日，寺主善契法師對余倡議懇留大師在寺度歲，余偕契師進大師前拜陳此意，承喜諾。斯時瑞今法師同廣洽法師住在太平岩。洽師與大師早有密切關係，屢屢偕今師前來過訪。今洽二師於晤談次，屢勸請大師傳授律學。」

⑧聽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他自削髮以來，對於當年雅稱三絕之一的雕刻，很少製作。聽說他在萬壽岩時，爲了智上人刻一顆「看松日到衣」五個隸字，刀法蒼古，極爲難得云。」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大師五十四歲

是年正月初八日，自萬壽岩移居妙釋寺（見晚晴老人演講錄）就寺講改過實驗談。是夜夢身爲少年，偕儒師行，聞有人誦華嚴經，並見十餘長髯老人結席圍坐說法。師謂爲在閩弘律之預兆●，醒後，乃將夢中所聞華嚴偈句，書贈普潤（廣洽）法師，並加跋語●。正月半後，開始在妙釋寺講四分律含註戒本●。於開講時，並述其弘律之本願及失敗經過，足以窺見師在閩弘律之因緣●，

二月爲胡宅梵撰地藏菩薩本願經序^①。二月八日後，重返萬壽岩，開講隨機羯磨，並自編講義，至五月八日圓滿^②。時聽衆甚盛，且皆志願堅固，故師致書芝峯法師，極爲讚歎^③。四月重編滿益大師警訓，爲寒筵集^④。五月初三日，爲靈峯滿益大師聖誕，師親爲諸學者撰學律發願文^⑤。五月初十，應泉州開元寺轉物和尙請自廈赴泉，安居開元尊勝院，專工圈點南山鈔記，圈畢自記研習始末。於十餘年間學律經過，詳述無餘^⑥。是年閏五月，爲盧世侯居士題所繪地藏九華垂迹圖讚^⑦。師居尊勝院期間，編有戒本羯磨隨講別錄，南山道宣律祖略譜，梵網經菩薩戒本淺釋等^⑧。小春十月，偶出泉城，經潘山，發見晚唐詩人韓偓墓道，遂登展謁，頗有「袈裟和淚伏碑前」之概。其後并屬其弟子高文顯編著韓偓傳記，自撰「香奩集辨僞」，可見大師懷古之幽情^⑨。是年，廣洽法師爲師造像一幀，豐子愷題偈一章，分贈諸淨友^⑩。冬月至晉江草庵度歲。爲撰一聯云：「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除夕，就草庵意空樓爲性常傳貫二師，講靈峯大師祭願懺疾師爪髮衣鉢塔文，可以領略法師之懷抱與寄慨^⑪。

○性常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大師於未應請（傳授律學）前，曾於夜中得一奇夢，夢十餘長髯老人結席圍坐談法。大師親求加入席間，坐誦華嚴經偈一長篇，醒已尙憶，乃篝燈寫出，贈洽師以留念。大師是朝謂余云：「余於夜闌，得是奇夢，係居閩弘律之預兆」，乃開始編「四分律含註戒本講義」。」

虛承受戒之名，其後又隨力修學，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與諸師互相研習，甚願得有精通律義之比丘五人出現，能令正法住於世間，則余之弘律責任即竟。故余於講律時，不欲聚集多衆，但欲得數人發弘律之大願，肩荷南山之道統，以此爲畢生之事業者，余將盡其綿力，誓捨身命，而啓導之。余於前二年（民二十年），既發弘律願後，五月居某寺（青案：慈谿五磊寺）即由寺主發起辦律學院，惟與余意見稍有未同。其後寺主亦即退居，此事遂罷。以後有他寺數處，皆約余往辦律學院，因據以前之經驗，知其困難，故未承諾。以後即決定弘律辦法，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衆，不固定地址等。此次在本寺（廈門妙釋寺）講律，實可謂余弘律第一步也。余業重福輕，斷不敢再希望大規模之事業。惟冀諸師奮力興起，肩荷南山一宗，廣傳世間，高樹律幢，此則余所祝禱者矣。」

⑤地藏菩薩本願經白話解釋序「己巳（青案：己巳當爲庚午之誤，因己巳年師尚未至金仙寺，或因追記致誤也。）九月，余來峙山，居金仙寺。翌日，宅梵居士過談，齋彼所作五言古詩一卷。余謂其能媲美陶王，亦諸當世未之有也。是歲十月，天台靜權法師蒞寺，講地藏菩薩本願經義，余以本願章疏，惟有科注一部，淵文奧理，未契初機。乃勸宅梵撰白話解，而爲鈐鍵。逮于明年，全編成就，乞求禾中古農長者以剞正之。爾將付刊，請書序言。爲述昔日斯事因緣，以示後之學者。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二月賢首院沙門勝臂。」

④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二月八日後，諸同學移住萬壽岩。大師開始編隨機羯磨講義。三月九日始講羯磨，至五月八日圓滿。』

⑤致芝峯法師書：——『此次講律，聽衆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發心過午不食，內有二人，患肺病甚劇，中一人正在嘔血不止，臥牀不起之時，而立刻停止晚餐，不顧身命，尤令人感佩。現已講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工夫專心研習不可。聽衆中有二三人誓願甚堅固，或可發心專修也。演音和南三月三日』。

⑥寒菹集又名藕益大師警訓略錄序：『壬戌之歲，嘗依靈峯宗論撫寫警訓一卷，顏曰寒菹集。辛未仲秋，又爲覈纂，題曰藕益大師警訓略錄，今復改集，并存二名，挈錄之意，唯以自惕，故於嘉言，多有闕遺。後之賢者，幸爲增訂焉。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四月學南山律於禾山萬壽巖。晉水瓔珞院沙門善賢集。』

⑦性常親近大師之回憶：——『五月初三日，恭值靈峯藕益大師聖誕，大師是日親爲諸學者撰學律發願文云：「學律弟子等，敬於諸佛菩薩祖師之前，同發四弘誓願已。并別發四願：一願學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爲善友，互相提攜，常不捨離，同學毗尼，同宣大法，紹隆僧種，普利衆生。一願弟子等學律及以弘律之時，身心安寧，無諸魔障，境緣順遂，資生充足。一願當來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衆，廣爲弘傳，不爲名聞，不求利養。一願發大菩提心，護持佛法，誓盡心力，宜

揚七百餘年湮沒不傳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間，冀正法再興，佛日重耀。並願以此發宏誓願，及以別發四願功德，乃至當來學律一切功德，悉以迴向法界衆生。惟願諸衆生等，共發大心，速消業障，往生極樂，早證菩提。

⊕『五月初十後，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主轉物和尙請，十數同學隨駕蒞泉。大師結夏安居於尊勝院，專工圈點南山鈔記。圈畢自記云：——一剃染後二年庚申，請奉東瀛古版行事鈔記，未遑詳研。甲子四月，供施江山；逮於庚午六月居晚晴山房，乃檢天津新刊，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訛誤。迄今三載，始獲首尾完竣。是三載中，所至之處，常供養奉持。辛未二月居法界寺，於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是夏居五磊寺，自誓受菩薩戒，並發弘律誓願。臘月移居伏龍。壬申九月歸臥永寧。十一月至南閩，講含註戒本於妙釋寺，講隨機羯磨於萬壽巖。癸酉五月居溫陵大開元寺。越二月，乃得點錄校竟，並爲述斯事始末，以示後賢。』

⊕爲盧世侯所繪地藏九華垂跡圖題讀附記：——『壬申仲冬，余來禾島，始識世侯居士，時方集錄地藏菩薩聖德大觀。居士割指瀝血，爲繪聖像，捧持入山，余感其誠曰，請續畫九華垂跡。爾後世侯往青陽觀禮聖蹟，復游錢塘富春，逮於四月，藻繪已訖，余爲什喜，略綴讀詞，併輯一帙，冀以光顯往蹟，式酬聖德焉耳。於時後二十二年歲次癸酉閏五月住溫陵大開元寺尊勝院結夏安居。大華嚴寺沙門弘一演普。』

不以掠虛伎倆，籠罩淺識，令生驚詫，如翁平實樸當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侈服飾、據華堂，恣情適意，如翁破衫草履茅茨土階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精選侍從，前列後隨，如翁躬自作役不圖安享者有幾？當今知識，罕不同流合污，自謂善權方便慈悲調順，如翁不肯苟殉諸方，甘受擔板之誚者有幾？故凡聞翁之風者，頑夫廉而不滛，懦夫立而不傾。伯夷之隘，所以爲聖之清也。豈似枉尋直尺詭遇一朝者，身雖存名已先淪也哉。某每悲如來正法，一壞於道聽塗說入耳出口之夫，再壞於色厲內荏羊質虎皮之徒，其父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尤而效之，何所不逞。翁之爪髮衣鉢幸存，則翁之道風未滅，必有聞而興起者，庶共砥狂瀾於末葉乎？……」

大師是夕開示此文，寄慨時弊遙深，幾於流涕。講開示畢，賜予一橫幅，書「紹隆僧種」；右題「歲次癸酉與豐德法師同住草庵度歲，書此以爲遺念。演晉，時年五十又四」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大師五十五歲

是年元旦，在泉州草庵講「含註戒本」①。二月，應常惺會泉二法師之請，至廈門南普陀②。在寺講「大盜戒」，並囑瑞今法師創辦佛教養正院，以爲佛教教育，應自「蒙以養正」做起，訓示青年應注意四項，即「惜福，習勞，持戒，自尊。」請得扶桑藏經，校對南山三大部③。五月十日，撰隨機羯磨疏跋，盛讚天津徐蔚如居士功德，並書華嚴集聯贈僧懺上人④。八月，居晉水蘭若，（青案：是年自春至秋，師居南普陀後山之兜率陀院，自稱爲晉水蘭若，）披誦「一夢漫言

④隨機羯磨疏跋：「『隨機羯磨』，今所傳者，有數本，燉煌石室古寫本，（北京圖書館藏）舊宋藏，（宋崇寧三年刊，日本宮內省藏）高麗藏，（宋紹興二十一年刊）宋藏，（宋嘉熙三年刊）元藏，明藏，及宋碩砂藏，清藏，并明清別刊本等。宋元諸藏訛舛極多，明藏雖稍校正，亦多妄改；唯高麗藏較為完善。天津刻經處徐蔚如居士，曾披諸本參互考訂，以麗藏爲主，而參用他本之長，並據南山業疏及靈芝記以爲指歸，（後跋文中具詳）歷時年餘，乃成此冊。正古本之岐誤，便初學之誦習，弘護律教，功在萬世。居士校刊諸書近二千卷，當以此冊爲最精湛，而扶衰救弊之功亦最偉矣。今復檢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詳爲覆校，與舊宋藏及宋元明藏并南山疏鈔靈芝記文，精密審定，稍有修改，俾臻完璧。學者讀此，應生難遭之想。宋元明藏本中，此書訛誤最多，舛錯脫落滿紙皆是，唯有掩卷興嘆東置高閣。若無今新校訂本，決定無人能誦習者。南宋已後，南山律教漸以湮沒，殆由是耶？余以夙幸，獲讀新校訂本，歡喜忭躍，數爲希有。誓願盡未來際，捨諸身命，竭其心力，廣爲弘傳；更願後之學者，奉持此冊，珍如球璧，講說流布，傳燈不絕。俾吾祖律教可以光大熾盛，常耀世間耳。歲次甲戌五月十日沙門演音敬書。」（覺有情半月刊弘一大師紀念號之三）

又贈僧藏上人華嚴集聯并跋「當度衆生界，當淨國土界；普入三昧門，普遊解脫門。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菩薩說頌集句。僧藏上人供奉，歲次甲戌五月祐勝院沙門覺目敬書。」

道女士，書法華經，端嚴精粹，得未曾有。爾將影印，弘傳流布；爲記先範，冠於卷首，以勸來者，隨力奉行，俾獲感祐，利有情願。

後二十三年歲次甲戌晉江尊勝院沙門月幢時年五十有五

⑧見月律師年譜撫要跋：——「甲戌九月，依一夢漫言及別傳撫錄，唯舉梗概，未能詳耳。漫言上卷，自記年歲數次，可爲依據。今編年譜，準此推衍。下卷謂順治七年五十歲者，或有舛誤，以待後賢改訂焉。晉水尊勝院沙門亡言。」

⑨一夢漫言序：「師一生接人行事，皆威勝於恩。或有疑其嚴厲太過，不近人情者。然末世善知識多無剛骨，同流合污，猶謂權巧方便，慈悲順俗，以自文飾。此書所述師之言行，正是對症良藥也。儒者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余於師亦云然。」

九月五日編錄年譜撫要訖，復校閱一夢漫言，增訂標註，并記。

九月十三日寫隨講別錄二紙竟，臥床追憶見月老人遺事，并發願於明年往華山禮塔，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也。弘一。」

⑩五十五歲造像自題：——「甲戌九月，居晉水蘭若道。」（造像載覺有情第十三期）

⑪記陳敬賢居士軼事：「甲戌九月十九日，共存（青案，共存爲陳敬賢之子）至南普陀後山石室，余問敬賢近狀，彼謂已遵印光法師教導專修淨業矣。余爲慶悅。」（全文見民國十六年條）

雄河居士，演音啓，傳二月八日。」

④僧容以一大師略史：「乙亥春，蒞泉開元講一夢漫言。」

⑤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弘一法師移錫閩南，到溫陵養老院凡三次，第一次爲乙亥年，住華珍室一二號房。吩咐晨午二餐，蔬菜不得逾兩味。客來相訪，爲先通知。期間一十五天。對老人開示，祇取日常瑣事，如汲水，破柴，烹茶，燒湯，掃地，洗衣，拂拭几案，澆水種花等操作，謂自己出家已來，皆躬自爲之。時院中過化亭額缺，爲題橫額，並題字云：「泉郡素稱海濱鄒魯，朱文公嘗於東北高阜，建亭種竹，講學其中。歲久傾圮。明嘉靖間，通判陳公重建斯亭，題曰過化，後亦燬於兵燹。邇者葉居士青眼欲復古蹟，請書亭額補焉。余昔在俗，潛心理學，獨尊程朱。今來溫陵，補題過化，何莫非勝緣耶？遜國后二十四年，歲在乙亥，沙門一音書，時年五十有六。」於時……又爲余書南無阿彌陀佛中堂，及華嚴經句曰「持戒到彼岸，說法度衆生」聯文各一。餘應各方來求者頗多。公將離院赴惠安錢山，余送之。將上車，余謂此次州人士多來求公字，少來求法，不無可惜。公笑謂余曰：「余字卽是法，居士不必過爲分別。」

⑥致李晉章書：「惠書誦悉。承惠施佛像，「昨非錄」，至用感謝。在此講律將畢，卽擬往白里外山中度夏，郵政不通，以後乞暫勿通訊，俟秋涼時，返廈門再奉告也。」

雄河居士 演音疏

三月十日。」

⑦南閩十年之夢影：——『我於民國二十四年夏到惠安淨峯寺去住。』（青案：是年師在惠安半載，寫有「惠安弘法日記」，見後。）

⑧高文顯影印弘一法師手寫大悲咒序：——『弘一法師來閩數載，居常運用其藝術手腕，書寫經文佛號，贈諸縑素，以廣結法緣。邇者法師已棲隱淨峯，將編著大部律書，無暇再作文字上之應酬矣。廣洽法師送其入山後，攜帶其所寫經文聯句種種，中有爲李汝晉居士書寫之大悲咒，字跡高古清秀，不著人間烟火之氣。洽師謂余曰：「一公此行，恐將長久棲息於斯矣：蓋其地雖苦，然山水秀美，僻靜幽清，相傳爲李枋仙所居之地，實隱者之所也。」師於李仙前曾作聯曰：「是真仙靈，爲佛門作大護法；殊勝境界，集僧衆建新道場。」於客堂則有：「自淨其心，有若光風霽月；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師。」又爲納（廣洽）定修持日課時，曾付數語曰：「昔我靈峯老人，三十三歲始入靈峯卽有偈云：「靈峯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當化城，畢茲餘喘，自非樂土，終弗與易矣。」余今年已五十又六，老病纏綿，衰頹日甚，久擬入山，謝絕人事，因緣不具，卒未如願。今歲來淨峯，見其峯壘蒼古，頗適幽居，遂於四月十二日入山，將終老於是矣。」……民國廿四年暑假高文顯序於廈門大學。」

⑨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跋：——『龍集乙亥二月敬書以奉汝晉居士供養 尊勝院智幢。』

⑩留題淨峯寺：——『乙亥四月，余居淨峯，植菊盈畦，秋晚將歸去，猶復含蕊未吐，口占一絕，

至翌年春，蒙龍天加被，道體漸康。」

⊕乙亥惠安弘法日記（書贈會詞源并序）

「乙亥四月，傳賢學弟請余入惠安弘法，始居淨山半載，又須奔走鄉村；雖未能大弘佛化，而亦隨分隨力小有成就。適將掩室日光巖，詞源居士以素帖屬書，詞源惠人，因擇錄旅惠日記付之，聊以爲紀念耳。」

歲次玄枵月旅姑洗南山律苑沙門一音。（青案：師寫後另記「丙子閏三月十三日書於南普陀。」）

後二十四年乙亥四月十一日（依舊曆下悉同）夕，自泉州南門外，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崇武，（青案：崇武爲泉州惠安瀕海巨鎮，位於泉州灣。）改乘小舟，風逆浪大，午前十時抵淨峯寺（一名淨山）

十六日往崇武，居普蓮堂。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講三皈五戒，觀音菩薩靈感及淨土法門等。

十九日下午返淨山。

二十一日爲亡母冥誕，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五月一日講竟。

初三日爲靈峯藕益大師聖誕，午後講大師事蹟。

六月七日，始講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二十一日，第二冊講竟。）

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菩薩聖誕，午後講九華山示迹大意。

八月五日，爲亡父諱日，開講普賢行願品偈頌，七日講竟。聽者甚衆，大半爲耶教徒也。

二十三日，性願老法師到淨峯，二十五日，請講佛法大要。

二十七日，請師往崇武晴霞寺，代余講法華經普門品。

二十九日講訖。每日聽衆百人左右。

十月將去淨峯留題云：乙亥四月，余居淨峯，植菊盈畦，秋晚將歸去，猶復含蕊未吐，口占一絕，聊以志別。『我到爲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

二十二日去淨峯，到惠安城，遇諸居士留宿。

二十三日上午到科峯寺講演，並爲五人證受皈依。下午到泉州。（青按：應泉州承天寺戒期講律學要略，旋小住溫陵養老院。）

十一月十九日，復到惠安城，寓黃善人宅。

二十日到科峯寺講演，並爲十人證受皈依。

二十一日上午爲一人證受皈依。下午乘馬，行二十里，到許山頭東堡，寓許連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在瑞集巖講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許童子宅講演，並爲二十人證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五日上午到後尾，寓劉清輝居士菜堂，下午講演。

二十六日上午到胡鄉，寓胡碧蓮居士菜堂，下午開講阿彌陀經。

二十八日講經竟，爲十七人證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九日上午到謝貝，寓黃成德居士菜堂。三十日講演。

十二月初一日午後到惠安城，寓李氏別墅，今爲某小學校。

初二日，到如是堂講演，聽衆近百人。

初三日到泉州，臥病草庵。」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大師五十七歲

是年春，自草庵扶病至廈門南普陀。正月底在佛教養正院講：「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

三月，讀佛教公論萬均「爲僧教育進一言」，歎爲希有，即書華嚴偈聯加跋寄奉作者。五月，

移居鼓浪嶼日光岩，編定南山年譜，及擬再編靈芝年譜，書樂師本願功德經一卷爲傳其師亡母

迴向。撰重興草庵記，及奇僧法空禪師傳，發表於佛教公論。又爲亡友金咨甫，書金剛經

一卷。是時向日本請得大小乘經萬餘卷，親自整理，編成佛學叢刊第一輯交上海世界書局出

版，自爲序。致書仁開法師，聲明取消「老法師，法師，大師，律師。」等尊號。秋日，鼓

今天所要和諸位談的，共有四項：一是惜福，二是習勞，三是持戒，四是自尊，都是青年佛徒應該注意的。」（丙子正月開學日，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全文見晚晴老人講演錄。）

⑤贈萬均法師華嚴集聯跋：——「去歲萬均法師著『先自度論』，友人堅執謂是余撰，余心異之，而未及覽其文也。今歲法師復著，「爲僧教育進一言」，乃獲披見，歎爲希有，不勝忭躍。求諸當代，少有匹者；豈余暗識，所可及也。因呈拙書，以誌景仰。丁丑三月，集華嚴偈句，一首。」聯云「開示衆生見正道，猶如淨眼觀明珠。」

⑥致李圓淨書：——「南山年譜於數年前已編就，今存鼓浪嶼，僅有數紙。以後擬再編靈芝年譜，材料甚少，亦僅三四紙。」

⑦樂師本願功德經跋：——「歲次丙子五月，敬書是經，迴向瑞集傳貫一禪師亡母顯許柳女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早成佛道，普利衆生。溫陵資壽寺沙門月普。」（青案：是經於去冬已由傳耕莘居士捨資影印流通。有李鴻梁敬繪樂師如來像及葉恭綽夏丐尊題跋。）

⑧重興草庵記：——「草庵肇建，蓋在宋代。逮及明初，輪奐盡美。有龍象巖，其地幽勝。兩時十八碩儒，讀書其間，後悉進登，位躋貴顯。殿供石佛，昔爲巖壁，常現金容。因依其形，製造石像。余題句云：「石壁光明，相傳爲文佛現影；史乘載記，於此有名賢讀書。」蓋記其事也。勝清御宇，寢以零落；昔日金利，鞠爲茂草。中華建業十二載，瑞意，廣空上人，傷其廢圯，發意

⑧爲金咨甫寫金剛經題記：「歲次丙子三月二十一日敬書，四月初八日書訖。以此功德迴向亡友金咨甫夢囑居士。願彼業障消除，往生極樂世界，早證無上菩提，普度一切衆生。沙門演音弘一並記。咨甫，浙金華武義人。弱冠游杭，學於高師藝術專科。博桑本田氏授手工，讀其精絕，求諸彼邦，未之有也。丙後任杭州師範兼女學歌樂教師二十年。嘗語余曰：始任教師頗多佳興，近唯頹倦耳。余來南閩，曠絕音聞。甲戌九月，印西上人書來，謂咨甫臥病半載，艱苦備歷，已謝世矣。遺囑請余寫經，爲其迴向佛道；忽忽二載，及於今夏，書寫乃訖，併誌緣起焉。龍集玄枵木槿榮月演音時掩室古浪日九院。」

⑨佛學叢刊序：——「甲丙之際，自博桑國謁奉古刻佛典萬餘卷，多明季清初刊本，求諸彼邦，見亦罕矣。爾者世界書局主纂輯佛學叢刊，乃檢三本，付以寫鈔鈐版。一曰「釋門自鏡錄」，唐懷信述，彼邦沙門圓仁「入唐求法請來錄」亦載是書，謂爲唐思詳集，未審何是。安永元歲壬辰八月維清乾隆三十七年，博桑平安慶證寺玄智校刊，併續補十七則附於卷末。一曰「釋氏要覽」，宋道誠集，寬永十歲癸酉三月，維明崇禎六年彫版。一曰「釋氏家承」，宋鑑操撰。元本有蠹滅者，博桑義空校補，寬保元歲辛酉三月，維清乾隆六年，摸刻「自鏡錄」及「蒙求」。續藏經中雖亦輯存，而校讐頗疎。今依古刻，倘差謬耶。局主纂輯叢刊，其意至善。以末世學者恆厭煩廣，而樂簡文；又復艱於資財，稀求廉直，故輯叢刊，唯選經律論譯本，及此土撰述卷帙少而易

法，須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寫五百箇，再學隸，入楷；楷成，學草。寫字最要緊是章法，章法七分，書法三分，合成十分，然後可名學書。吳昌碩的字並不好，不過有幾分章法而已。經云：『一是法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書法亦爾。』

⑧手書佛說五大施經跋：『歲次亥枵，敬書佛說五人施經，迴向士惟居士，願往生安養，早證菩提。晉水南山律苑沙門一音，時年五十又七。』

⑨夏丐尊清涼歌集序：『弘一和尚未出家時，於藝事無所不精，自書法，繪畫，音樂，文藝乃至演劇，篆刻，皆卓然有獨到處。嘗爲余言：平生用力於音樂用力最苦，蓋樂律與演奏皆非長期鍊修無由適度，不若他種藝事之可憑天才也。和尚先後在杭州南京以樂施教者凡十年，迄今全國爲音樂教師者十九皆其薪傳。所製一曲一歌風行海內，推爲名作。入山以後，從前種種習成夢影。一日，劉生質平偕余征訪和尚於山寺，飯罷清談，偶及當世樂教。質平歎息於作歌者之難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閭閻，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和尚亦爲慨然，允再作歌若干首付之，余與質平皆驚喜，此七年前事也。七年以來，質平及其學友根據和尚所作歌辭，分別譜曲，反覆推敲，必得和尚印可而後定。復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浙江寧波中學等處實地演奏，始攜稿詣余，謀爲刊行。作曲者五人：質平爲和尚之弟子，學詠，希一，伯英，爲質平之弟子，絳棠爲質平之再傳弟子，皆音樂教育界之錚錚者。歌曲僅五百，乃經音樂界師弟羣策之合作，使七年光陰之試練，亦

中國音樂史上之佳話矣。歌名清涼，和尚之所命也。和尚俗姓李，名息，字叔同，又字惜霜，浙之平湖人。二十五年八月，夏丐尊。」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大師五十八歲

陰曆元旦起，在南普陀舊功德樓講隨機羯磨①。二月，在佛教養正院，講演南閩十年之夢影，由高文顯（勝進）居士筆記，經師修正，刊於佛教公論第九期，（現收於晚晴老人講演錄），新號「二一老人」。此文詳述與閩南十年之因緣，極關重要②。出外見聞有感，書示勝進居士③。四月欲往南洋弘法，重圖溫習英語，以從者多遂未果行④。旋會泉老和尚請往中巖安居，方便掩關⑤，即於佛教公論刊登啓事，謝絕訪問通信⑥。舊三月十一日，移居萬石巖⑦。爲廈門市第一屆運動大會編撰會歌⑧。青島湛山寺倣虛和尚派夢參法師至廈請師赴青島講律，師鑒其誠乃應其前往，但與約法三章⑨。師至滬後，葉恭綽居士詢以乘何船前往，欲爲致電青島湛山寺迎接，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前往⑩。舊曆四月十一日到青島湛山寺，同行者爲傳貫，圓拙，仁開諸師。不久即開始講律⑪。所作開示，均極發人深省⑫。舊曆五月間，青島市長沈鴻烈及朱子橋就寺設齋招待，師以偈謝之⑬。九月半後離青島經上海返廈門⑭。臨行以手書華嚴經淨行品贈夢參法師，謝其半載護法之勞⑮。是秋北方戰事爆發，人或勸其南下，師以有約在前謝之⑯。大場陷落前數日，師自青島至滬，夏丐尊訪於旅次，住二日而去⑰。師返廈後，居萬石巖。時廈門風雲緊張，

山律教，使久住神州。……他今年（廿六年）四月間還在想念到南洋羣島一帶，由新嘉坡再轉暹羅，去教化那些久不聞正法的島民哩！於是他發心再溫習英語了，那時曾致一信於作者道：「余需用英語分類會話一冊，仁者如有，乞以惠施，否則乞爲購之，以小冊者爲宜也。五十八歲復溫習英語，亦一趣聞也……。」

⑤同前「先是法師，本已應閩中會泉和尚之請，要在中巖結夏安居，而且長此作方便掩關的。中巖是晚明民族英雄鄭成功讀書之處，巖中有巨松數株，老幹參天高出雲表，正是老當益壯的象徵。……但房屋尚須經一番修葺，於是山會泉和尚負責辦理，而請法師暫時在萬石巖小住。」

⑥釋弘一啓事：——「余此次至南普陀，獲親近承事諸位長老，至用歡幸。近因舊疾復作，精神衰弱，頹唐不支。擬即移居他寺，習靜養病。若有緇素過訪，恕不晤談；或有信件，亦未能裁答。失禮之罪，諸希原諒至禱。」（廿六年五月佛教公論）

⑦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三月十一日（約陽曆四月底）移居萬石岩。」

⑧廿六年五月佛教公論「佛教界消息」：——「廈門自成立市府以來，各項建設，甚見進步。近復籌開全市第一屆運動大會，以鼓勵國民體育精神。該會因募弘一法師爲音樂界名家，議決函請編製大會會歌。茲探錄其原因如下：「本會爲提倡國民體育起見，訂於本月二十日起在中山公園舉行全市第一屆運動大會。關於大會會歌，擬請弘一法師編撰，案經本會第二次會議議決通過，相

聘，道經上海，余詢其乘何船前往，爲致電湛山寺迎接，以禮法師人地生疏，且寺中應盡地主之誼，非有他也。旋知法師因此故改乘他船。其不驚聲華，一至於此！」

又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四月（舊曆）初七日至上海。初八日，葉恭綽居士，範成法師等請於法寶館午齋。』

⑤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四月（舊曆）十一日，到青島湛山寺。』

十四日，諸居士請至湛山下院，爲衆講三皈五戒。

廿二，廿四，廿六三日，在湛山寺講律學大意。

廿九日，講隨機羯磨。』

⑥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他老隨行來的弟子：傳貫，仁開，圓拙，還有派去迎請他的本寺書記夢參法師。……在他老駕到的幾天後，我們大衆徵求了憐老的同意，便開始要求他老講開示，待了幾天又請講戒律，他老還真慈悲，一一都首肯了。頭一次講的開示標題是「律己」，他老說：「學戒律的須要「律己」，不「律人」；有些人學了戒律，便拿來「律人」，這就錯了。記得我在年小時是生長在北方的天津，那時的我生就一張利嘴，整天在指東畫西淨說人家不對；那時我還有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說：「你先說說你自個」，這是句北方上話，意思就是「律己」啊！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真使我萬分感激。大概喜歡「律人」的，總看着人家不

又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五月（舊曆）初八日，朱子橋居士及沈市長鴻烈等，設齋請師，師不赴請，以偈辭之曰：「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又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有一天晚上，朱子橋老因悼亡友乘飛機來自西安，特來拜訪他老，他老接見了，同時市長某公，是陪着朱老同來的，也要藉着朱老的介紹和他老見一見，他老疾忙向朱老小聲和藹地說：「你就說我睡覺了。」第二天上午，市長請朱老在寺中吃齋，要請他老陪一陪，他老只寫了張紙條送出來作爲答覆。寫的是：「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⑤傳貫隨侍一師日記一頁：「九月半，由青島回廈，寓萬石巖。」

⑥火頭僧弘一律師在湛山：「臨上船的一天，……他老在和參師特別的當兒，從挾肘窩下拿出厚累累的一部手寫經典，笑容滿面的向參師說：「這是送給你的，」參師喜不自勝的揣回展視，是部他老手寫的「華嚴經淨行品」，字體大約數分，異常恭整遒勁，是拿上等玉版宣寫的，末幅有跋云：「居湛山半載，夢參法師爲設法，特寫此品報之，」下署「晚晴老人」，并蓋印章。」

⑦蔡冠洛廓爾亡言的弘一大師：——「廿六年北方戰事爆發，他在青島湛山寺。報上的消息，青島已成了軍事上的爭點了。形勢十分緊急，有錢的人都紛紛南下，輪船致於買不到票子。我就急急地寫信去請他提早南來，說上海有安靜的地方，可以卓錫。但他的來信却說：「惠書誦悉。厚情

諸寺院護法，共其存亡，必俟廈門平靜，乃能往他處也。知勞還念，謹以奉聞。」

其實那時看到報上的消息，我已經寫信去勸請他移居了。不久，又得到他的復信，甚至至於說：——

「惠書誦悉。時事未平靖前，仍居廈門，倘值變亂，願以身殉。古人詩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謹復不具。」這可見法師對於生命並沒有懷戀的意思。」

⑤文心追悼弘一律師：——「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件爆發以後，余遂移居萬石蓮寺。……弘一律師從青島攜帶學僧數十人亦到。學僧圓拙等數十人安居中巖，余安居會泉老法師關房南部，弘一律師安居關房北部，專研律宗。……同居有四五月之久，凡見面雖彼此杜口，然亦合掌爲禮，以示互敬。當其往泉州時……觀余書棹除經書外，別無所有，寂寥異常。他老人親手栽三四小磁盆名花，對我很慈愛的樣子，躬自搬到我書棹沿，並說明其花的名字，會記有一盆開得很香豔，放在棹上，說了花名，他老人就和悅地轉身地回寮了。至今思之，一係慰我寂寥，一係借物以顯其精神常在，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也。三一年十月初六日在南普陀。」（廈門大乘月刊）

⑥致李芳遠書：「朽人不久或往泉州鄉間，亦未可知，臨時再奉告可也。仁者暇時，乞往普照寺一遊。（青案：普照寺爲南普陀寺古名。）在彼居者，皆余之友人。前月彼等曾約朽人往寺居住，因泉州之約已定，故未能往也。附寫介紹箋一紙，乞收入。謹復，不宣。演音啓。舊十二月四

自廿六日起，講三天。下月初往漳州，由南山寺介紹住鄉間某寺過夏。近來多忙，而身體甚健。此次住泉州不滿兩月，寫字近千件，每日可寫四十件上下。……演音白 古歷三月十三日。」又致李芳遠書：「芳遠童子慧鑒：古浪了閒別墅已有正式請帖寄到。明日嚴笑棠居士到泉陪接，遲二三日，即偕往廈門。下月初四五日，往福州城內功德林，佛化社諸處演講，但尚未確定。不久仍返泉州。以後通信，仍寄泉州承天寺。近在承天寺攝影一葉，在惠安科峯頂又攝影一葉，并附奉贈，不宜。演音白，三月十九日。」

⑧李芳遠送別晚晴老人：「廈市淪陷，我急得忍不住，四出查訪，均無行蹤。因法師性如閒雲野鶴，孤往獨來，一向不肯預告於人。最後才接得來書云：——「朽人於廈市難事前四天，已刊漳州弘法，故能倖免於難。現擬往村間瑞竹巖消夏，俟秋涼後或車路可通，即返泉州也。演音啓。舊四月十八日寄於龍溪南山寺。」

⑨致李芳遠書：「惠書誦悉。鼓浪嶼不甚安甯，仁者仍住永春爲宜。朽人現居東鄉瑞竹巖，擬在此度夏。……余之通信處爲漳州東門浦頭祈保亭轉交。瑞竹巖距城甚遠，（二十五里）每月僅有人來此一二次也。……演音。 舊五月十二日寄自龍溪瑞竹巖。」

⑩龍溪劉綿松一師造象跋：——「念七年初夏，弘一法師振錫滌漳，閏七月十三日，爲法師剃染二十周年之期，是日法師於尊元經樓宣講彌陀經一卷，並攝此影紀念。庚辰清明節前五日劉綿

⑤歷朝名畫觀音寶相精印流通序：——「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戊寅重陽日印光撰。是歲將暮，晉水月臺沙門一音書。」

⑥普賢行願品跋：「戊寅正月元旦始，講普賢行願品於章庵。二月一日始，復講此品於承天寺。三月一日始，講華嚴大意於清巖堂，並勸諸善友集合讀誦普賢行願品十萬部，可謂殊勝之因緣矣。於泉州先後印行普賢行願品共千數百冊，普施大眾隨喜讀誦。以上所有功德，悉皆迴向法界有情，惟願災難消除，身心安豫，同生極樂世界，速成無上菩提。慧水大華嚴寺沙門一音并記。」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大師六十歲

是年初春，自承天寺出城游清源山，喜其地之幽美，遂暫居於清源洞①，舊曆二月間將往永春，與黃福海居士同寫影紀念②。是月廿八日（新歷四月十四日）自泉州入永春，居城東桃源殿，講演「佛教之簡易修持法」③。旋入毗峯普濟寺，自是屏除應接，閉戶靜修，著有盜戒問答，護生畫續集題詞，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華嚴疏科分，禪師如來法門一斑等書。以山居鼠患，師特以餘食飼之，竟馴④。書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以記之⑤。舊六月二十日起，謝客養靜⑥。秋日，李芳遠入山參訪，師賦偈贈之⑦。九月二十日，爲師六旬初度⑧，弟子豐子愷爲畫續護生畫集六十幅奉壽⑨，師爲之題詞⑩，豐君又發願畫佛千尊，普贈有緣⑪，冬月，致書李圓淨囑其籌募印行續護生畫集⑫。各方淨友爲募印手書金剛經及九華垂跡圖題讀，並徵集詩文紀念。澳門覺音月刊

，護生畫續集，南山律在家備覽，華嚴疏科分，與佛教簡易修持法，藥師如來法門一班，修淨業宜誦地藏經爲助行等書。……更有飼鼠一事，一公特書之，見者或疑而不信，固不足與語；或以爲小節，而不知推廣之卽大道。……普濟寺在永春治西蓬壺山中，古名利也。……民國以來，遍地荆棘。奉若深抱杞憂，而性孤介，拙於應酬。自知不宜於世，遂就寺頂贖地，築茅蓬棲止。爰邀本寺總主，同請性願法師，前來住持，講經說法，邑人歸依者甚衆。乃願師於應菲律濱之聘，往海外開化，師身居異域，心懷故國，命敦請弘一律師來寺掛錫，以樹僧範。一公愛茅蓬僻靜，奉若卽以茅蓬供師，并任供養之役。一公每食，必取飯飼鼠，謂有鼠擾，用此以安之。」

又盜戒釋相概略問答後跋：——「發心學律已來，忽忽二十一載。衰老日甚，學業未就。今擷取南山靈芝撰述中詮釋盜戒相少分之義，輯爲盜戒釋相概略問答一卷。義多闕略，未盡持犯之旨。後此賡續，當復何日？因錄太賢藕益二師遺偈，附於卷末，用自策勵焉。歲集己卯殘暑沙門一音時年六十居永春蓬峯。」（二師遺偈從略，盜戒問答佛學書局有原蹟影印單行本發售。）

⑤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昔賢謂以飼猫之飯飼鼠，則可無鼠患。常人聞者罕能注意，而不知其言之確實有據也。余近獨居桃源（永春）山中甚久，山鼠擾害，晝夜不寧。毀壞衣物等無論矣，甚至嚙佛像手足，并於像上落糞。因閱舊籍，載飼鼠之法，姑試爲之。鼠逐漸能循馴，不復毀壞衣物，亦不隨處落糞。自是以後，卽得彼此相安。現有鼠六七頭，所飼之飯不多，備供一貓之食

日弟子豐嬰行頂禮。」

④續護生畫集跋：「己卯秋晚，續護生畫繪就。余以衰病，未能爲之補題。勉力書寫，聊存遺念可耳。晚晴老人。」

⑤覺音月刊短訊：「畫家豐子愷，爲弘一法師六十周年紀念，發願畫佛像一千尊，普贈有緣。」

⑥致李圓淨書：——「畫稿不久可由承天寺轉寄到。朽人近來身體衰弱，天氣亦寒。約須數日乃可寫就。仁等籌募之事，即可着手。此事決定進行，不能中止。以前所印畫集初編，仍就出版。佛學書局出版之英文畫集，係依原稿所攝影製版者，極爲清晰，與原稿無異。將來再製版時，畫幅即可依此英文版翻製，與依原稿無異。原稿雖焚燬，不足憂也。初編中，朽人題字，擬俟閒暇時，再寫一組寄上，以備新製版時改換，但文句仍就不動，以保存舊跡。並爲永久之記念也。豐子愷居士處，乞代爲致書道謝，恕不另函。夏曆十一月二十四日皆啓。」（覺有情第十期）

⑦僧家弘一大師略傳：——「己卯秋，爲師六秩大壽，子愷居士，繪護生畫續集再祝。諸弟子爲印金剛經及九華垂蹟圖，「覺音」與「佛學半月刊」出專刊慶祝。」

⑧曇昕一公本師見聞瑣記：「二十八年師居普濟山中，靜修梵典，曾示我一函云：「曇昕法師道鑒：惠書誦悉。承寄各件收到，感謝無盡。書幅附奉上，行證擬從緩。不久時事或可平定也。仁者近來行持如何，時以爲念。常閱高僧傳否？誦經念佛日益精進否？仁者系出名門，幼受教育，

「浪向神交覓賞音，訪君端不畏狂吟。歧途孔佛疇傳薪，浮世文章豈覩心。遠跡北閩愁道阻，狂游南社忍盟尋。韶精已辦逃詩債，一簡還憐意鬱深。」

其七 呂寶蓮 碧城

謹依楊雲史詩意，寄奉芳遠先生，以祝弘公大法師無量壽——鵲踏枝。

「冰雪聰明珠朗耀，慧是奇哀，哀慧原同調。綺障盡頭菩薩道，才人終曳緇衣老。極目陰霾昏八表，寸寸泥犁，都盡心頭稿。忍說乘風歸去好，繁紅剗地憑誰掃。」

③贈陳海量書跋：——「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時無了時。」占德偈句 辛巳四月十九日第二次

居南浦水雲，明朝將復之福林。書此以奉海量居士 晚晴老人，時年六十又二，未御目魚書。」

④瑞今弘一大師弘法略記：「辛巳夏來泉福林寺閉關，爲學者講「律鈔宗要」，編「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及「晚晴集」。」

⑤晚晴老人講演集：「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講。一、略述大師之生平，

二、略舉盛德之四端。……」

⑥黃福海弘一法師與我：「我在石獅，有一天張人希君來說：「法師已由永春來了。」我一聽到這話，很爲歡喜。隨即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本區檀林鄉福林寺。剛纔我就是去皈依法師來的。」

妙蓮 是爲最後之絕筆。九月初四日（即陽曆十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安詳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⑤。師遺囑共三紙：一囑臨終一切事務，皆由妙蓮師負責，他人不得干預^⑥。二、囑臨終助念及食化等作法^⑦。三、囑溫陵養老院，應優遇老人^⑧。遺囑發表後，即以手書藥師經一部，送與妙蓮師供養^⑨。臨終並以遺囑及遺書致其故友夏可尊及弟子劉質平告別^⑩。

○僧睿弘一大師略傳：『壬午春，應安惠石縣長請，赴靈瑞山講經，三月回百原。』

○劍痕懷弘一法師：『去（三十年）冬重到泉州，即聞法師掛錫銅佛寺（百原寺），因往拜謁。

……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愉快。……他告訴我明後日即擬還駐石獅檀林寺。……我請他到惠安來住些時，以便朝夕領教，他答應開春以後，天氣暖一點再說。後來我又託會詞源先生專程赴石獅迎迓。他回信說，過了二月二十日（陰曆），天氣放晴，即便動身。末附數條云：（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二）不迎不送，不請齋，（三）過城時不停留，逕赴靈瑞山。我當然是尊重他老人家的意旨的。

在惠安一個多月，我一共上山去三次，他進城來一次。我帶我妻和我的女孩子去見他，他很歡喜。我們曾經拍過一張照。他勸過我茹素念佛。他評改過我的詩，他指點過我的字，我覺得他是多才，多藝，和藹，慈悲，克己謙恭，莊嚴肅穆，整潔，寧靜。他是人間的才子，現在的彌陀。他雖然避世紅俗，而無處不近人情。』

而真太陽日之長短則參差不齊。故不能以真太陽之視午而校正鐘錶恆定是爲十二點鐘也。其各都市城邑之標準時鐘皆據平午。以教育部曆書核對即可了然。

吾人持非時食戒者當依真太陽之視午而定日中食時之標準，決不可誤據平午而過時也。至於如何校正鐘錶可各任自意。或依平午者宜購求教育部歷書核對，即可知每日視午之時。若如是者倘自置精良正確之鐘錶，則可不必常常校正撥動。否則仍依舊法以日晷儀之正午而校正鐘錶恆定是爲十二點鐘，此亦無妨。但須常常核對日晷儀，常常撥動鐘錶時針。因如前所說真太陽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未能如鐘錶每日有固定同一之遲速也。又近代天文學者以種種之理由而斥日晷儀所測得者未能十分正確。此說固是，但其差舛甚微，無足計也。」

④致王夢惺書：『夢惺居士文席：惠書誦悉。朽人老態日增，精神恍惚，未能往尊邑弘法，至用歉然。菩薩尊號附奉上。屬書警語，以精力不支，僅能書數葉，俟他日暇時書就，託人奉上。不久閉門靜養，謝絕緣務，誦經念佛，冀早生極樂耳。承寄旅費，已無所需，附以寄返，乞改作他用，並乞代向諸居士致謝。諸希鑒諒，爲禱。謹復不宣。七月廿六日，音啓。』

⑤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公旋閉關，謝絕接見，不收信件。余等因公在院，每月半必聚會一次，商所需，常數週不獲其面。迨至七月廿一日，假過化亭爲戒壇，教演出家剃度儀式，爲廣翰道詳二沙彌證明傳授沙彌戒。余等始得參與觀禮，再聆教益。蓋雖在咫尺間，直同萬

切壁壘。」

⑤師漸略紀一公大師德惠：「今夏釋迦寺，以剃度沙彌儀軌，疑有未妥，及餘數端，委余求正於師。適大師閉關溫陵養老院，乃以函稟。旋奉轉諭，期以七月廿一後賜見。余乃於廿二日趨謁。席次，師出剃頭儀式抄本一卷，示曰：自靈芝律師後，失傳約七八百年，今爲刪訂此本，昨已集數師在此演過，此卷由妙蓮師繕贈。將來發心出家者，令依此授之，如未明瞭，請壽山師等指導，當可如法也。」

⑥葉青眼紀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勝緣：「八月十五六二日，徇余等之請，講八大人覺經及淨土法要。担任翻譯者爲開元曇上人，練習講稿至數次，故譯時甚爲詳明。講時聽衆先朗誦經文一遍，然後開講。」

⑦許霏我憶法師：「他雖然出家後對藝術事並不措意，但對於我們的藝術工作却很同情。每次談話中和書信中總給我許多啓示。他和我的刻印特別有緣。在廿七年冬，他曾在我的百幾顆印稿中，仔細加圈選取數十方，輯成「晦廬印存」一集，並署簽跋其上。（此印存我在廿九年二月出版）他因爲出家以後，自己絕少鐫石，每有所需，輒命我刻製，因此他所常用的印，很有幾個是我刻的。他每對人稱道，但我自視所刻並無特異處，這也許是他老人家「善善從長」吧。今年二月，他還叫我刻小圓形印一顆，我因社中工作太忙，年來繪事久疏，對此雕蟲更無暇顧及，因此一擱

天真，但一邊是原始的，一邊是純熟的，這分別又顯然可見。總括以上這些，就是所謂蘊藉，毫不矜才使氣，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這種淺薄的話，方家或許要覺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說我所不知道的話，只得暴露自己的淺薄了。』

①致夏丐尊書：——『丐尊居士慧覽：惠書誦悉一一。……朽人於十四年前，無意中居住閩南，至今衣食豐足，諸事順遂，可謂微幸，至用慚愧。唯從前發願編輯律宗諸書，大半未成就，擬於雙十節後即閉關著書辭謝通信及晤談等事。以後於尊處亦未能通信，仁者欲知朽人之近況者，乞常訪問陳無我居士，及彼處同住之陳海量居士，因泉州諸僧常與海量通信，彼深知朽人之近狀也。……十月一日，音啓。』

②葉青眼千江印月集：——『（十）飭終莊嚴 公之盛德莊嚴，見之於飭終之際。……公自八月十五十六講經，精神雖然奮興，然聲音語氣已微帶黯然神傷之意。……迨八月廿三日爲轉道轉逢二老寫大柱聯後，下午即云身體發熱，廿四日食量遂減。二十五日復爲學生寫字。廿六日食量減去四分之三，又照常寫字。廿七日整天斷食，只飲開水，醫藥悉被拒絕。廿八日叫蓮師抵臥室寫遺囑。廿九日囑臨終助念等事。三十天整天不開口，獨自默念於佛。九月初一日上午師爲黃福海居士寫紀念冊二本。下午寫「悲欣交集」四字交蓮師。初二日命蓮師寫回向偈。初三日因蓮師再請吃藥，示不如念佛利益，及乘願再來度生等囑。初四日因王拯邦居士力懇吃藥及進牛乳，說

十誦戒文等。是晚七時四十五分鐘，呼吸少促；八時正，遂吉祥西逝。……」

④遺囑三紙，二付蓮師，一付溫陵養老院董事會。付蓮師遺囑如下：廿八日下午五時囑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皆不得干預。國歷十月七日弘一。」並蓋上私章。又叮囑謝絕一切弔問。

⑤廿九日下午五時復付囑蓮師五事：

『（一）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之時，即須預備助念應須之物。（二）當助念之時，須先附耳通知云：「我來助念」，然後助念。如未吉祥臥者，待改正吉祥臥後，再行助念。助念時誦普賢行願品，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後再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三）不搗木槌大聲緩念，再唱回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諸含識」。當在此誦經之際，若見余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四）入龕時如天氣熱者，待半日後即裝龕，涼則可待二三日裝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袴，以遮下根即已。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五）待七日後再封龕門，然後焚化，遺骸分爲兩罐：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開元寺普同塔。在未裝龕以前，不須移動，仍隨舊安臥床上。如已裝入龕，即須移去承天寺。去時將常用之小盥盆四個帶去，填龕四脚，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慎。再則：既送化身窆後，汝須逐日將填龕脚小

盥之水加滿，爲恐水乾去，又引起螻蟻嗅味上來故。」

（青案：遺囑中第（四）：「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袴，以遮下根卽已。」之遺囑。師於民國二十六年「答果清法師披衣茶毗之間書」業已闡明，臨命終時，猶能顧及，可見其言行之一致。書云：「

果清法師：惠書誦悉。謹答如下：

唐南山律

祖行事鈔，引

五百問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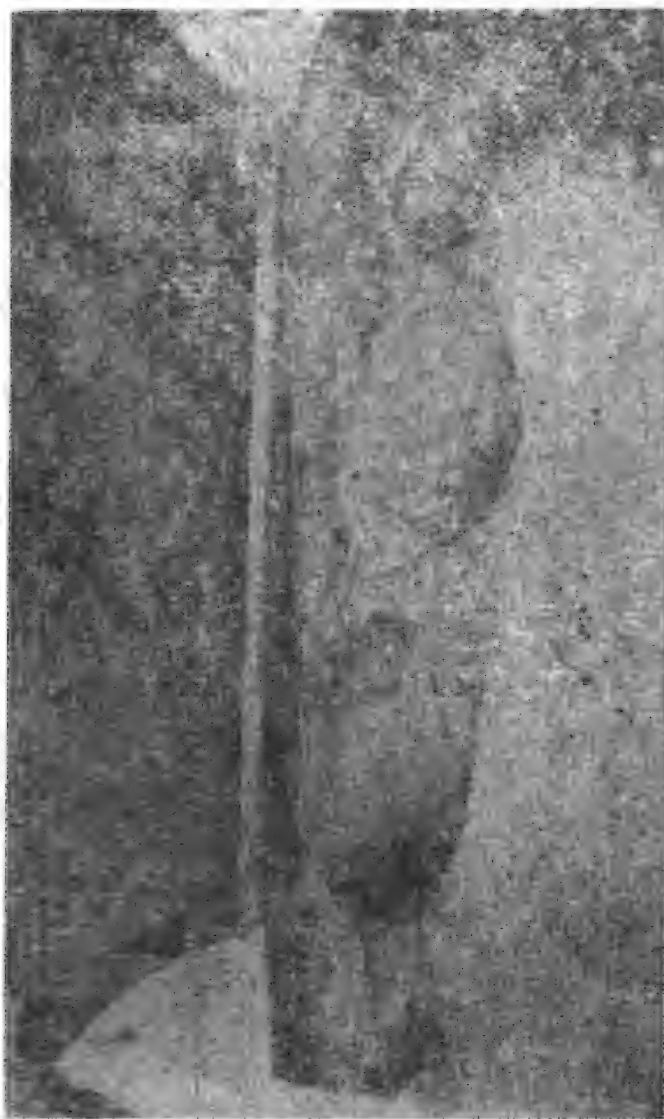
先白僧，（因

亡後諸物屬僧

，若用時應先

白故。）以亡

泥洹僧（裙也



弘 一 大 師 涅 槃 瑞 相

，西僧不着褲，下着此裙。）僧祇支（掩腋衣也，披於左肩，以襯袈裟。）覆屍而送。

案此：即是以亡人舊有之掩腋衣及裙，覆於屍上而焚化也。吾國僧衆不用掩腋衣及裙，以小衫及褲代之，著而焚化可也。

宋靈芝律師釋上文曰：世云須披五條者非，（因當時有人誤解，謂披五衣而焚化，靈芝以爲不可。）以制物令賞看病之故。（亡人所遺留之三衣，鉢，坐具，針筒，——或云瀉水袋——此六物應賞與看病之人故。既應賞與看病之人，豈可與亡人披之而焚化？）準以上南山靈芝之說，就現今習慣斟酌變通，應僅以小衫及褲著而焚化爲宜。倘有所不忍者，或可披以破舊之海青而焚化，亦無大違於律制也。萬不可披七條五條衣，因此應賞與看病之人，酬其勞故。僧衆如此，俗人可知。

再者，俗人生時僅可披緩衣，不能披五衣，因大僧乃能披五衣故。

後學弘一頂禮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於二六年此札會刊廈門佛教公論。）

④付溫陵養老院遺囑：（初三日上午，公囑由蓮師手寫交與院中）『（一）請董事會修臺，（即指過化亭一部份破損應即修葺者），（二）請董事對老人開示淨土法門。（三）請董事議定：住院老人至八十歲，應舉爲名譽董事不負責任。（四）請董事審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自己雖樂爲助理治園責任，應改爲庶務，以減輕其負擔。』

